



美國外交的秘史

美國 布爾卡爾 著 移模 譯

時代出版社



美國外交的秘密

美國 卡布爾 著 移 模 譯

時代出版社。一九四九年

Аннабелла Бюкар
(Annabelle Bugar)

Правда об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дипломатах
(The Truth About American Diplomats)

Перевод И Мо

Шанхай

Экстаз

1949

美國外交家的秘密

著作者 美國 布卡爾

翻譯者 穆 模

發行者 姜 椿 芳

總經理 時代出版社

上海吳江路六十號

電話：三七五一

電報掛號：華文(五七〇〇四四)

西文 EP08NPIV50

一九四九年六月初版(四〇〇〇冊)

目次

前言	三
第一章 我在諜報機關的工作	六
第二章 國務部裏的高級反蘇集團	一六
第三章 我到了莫斯科	四四
第四章 美國大使館的諜報活動	六六
第五章 美國新聞處和美國的宣傳	八〇
第六章 美國大使館的投機家	一〇二
第七章 美國統治階級爲什麼要這樣耀武揚威？	一四四
第八章 蘇聯給我的印象	一二三

前 言

過去這一年給我底生命史帶來了鉅大的變化，我是一個土生的美國人。我愛我底國家，我會誠懇而忠心地服務於它，可是，在去年，我決定永久居住在蘇聯了，雖然我在蘇聯祇居住過兩年，它已經是我逐漸認識和十分愛好的國家了。如果誰以爲我是輕易下這個決心的，那將是個錯誤。我會長久和焦急地考慮過促使我這樣做法和不要這樣做法的正反兩面的全部因素。而我所以決定這樣做了，那是有着極大的理由的。

不友好的人們在我底私生活裏找尋我這樣做的動機，可是這是最荒謬不過的了。事實上，我底動機是完全客觀的。我決心永遠住在蘇聯，因爲我相信美國統治集團正在領導美國和全世界走向一個可怕的浩劫。

我底這種確信，並不是一朝一夕獲得的，也不是聽了或看了宣揚和平的人們和團體所發的演講或小冊子的結果。這是我約莫三年來在華盛頓國務部和莫斯科美國大使館的親身經歷和日常工作的結

果。在華盛頓，正和在莫斯科一樣，我看到負責美國外交政策的美國外交家們，正在怎樣儘他們力之所及、一步步地實現那世界浩劫。他們底政策一向老是針對着蘇聯；他們蓄意破壞世界和平，鎮壓全世界各民族爭取較幸福、較良好生活的鬥爭；而蘇聯呢，我後來纔明白，不論在過去和現在，它無時無刻不在努力打消這些美國外交家們底破壞性的勾當。

這些外交家現在都已經認清：阻止美國的億萬富翁統治全世界的，是蘇聯。因此，他們現在急切要中傷蘇聯，說它有侵略的意圖，這樣，他們底準備發動對蘇戰爭，便理所當然了。當我在國務部和莫斯科大使館裏工作的時候，我終於漸漸相信這兩個機關底高級領袖底努力，是針對着這個目標的。

我究竟應該不聲不響，盲目地執行國務部和莫斯科美國大使館裏那些戰販們底命令，而對全世界人民負起一部份罪惡的責任來呢，還是應該高聲抗議他們那些可怕的活動？——我的處境顯然是十分尷尬的。如果在大使館裏提出那樣的抗議，無異在荒野裏高呼，誰來睬你？因此，我必須採取更有效的步驟，那就是說，採取這樣的步驟，使我有機會有效地參加反戰爭販子的鬥爭。要做到這一步，必須拋棄一切私人的和感情的顧慮——而我就是這樣做了。

我向大使館辭職，我決定留在蘇聯，在這裏，我能够殫精竭力地參加爭取和平和世界繁榮的鬥爭。

這本書是我和美國外交家廣泛接觸和往來的結果。美國人民期望他們底外交家對一切國家維持敦睦的關係；蘇聯也是這些國家之一，它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會對人類盡了無價的任務。可是，我在國務部和莫斯科美國大使館所親眼目睹的種種活動，却和美國人民底這種期望完全背道而馳。我看見達摩克利斯[⊖]底那把刀正懸在人類底頭頂上空，而且正在不斷下落，再度威脅着千百萬人民。

因此，我不能緘默了。

⊖ 希臘神話：達摩克利斯是西拉柯斯國王狄奧尼西的佞臣，國王討厭他常說『王者多福』，乃召他宴飲，而在他底頭頂上空懸掛一把利刃，祇用一根馬鬃繫住，使他恐懼不安。

第一章 我的諜報工作

我生在賓夕凡尼亞州匹茲堡附近的一個大家庭裏。和匹茲堡區域裏那末許多的居民一樣，我底父母都是歐洲移民，他們當年聽說美國是一個「富饒、自由和充滿了天賦良機的國家」，因此都來這兒尋求美滿的生活。

正和到美國來的其他移民一樣，我底父母不久便發現：原來事實上，他們是被「輸入」進來供人剝削的。他們是一件件的商品，就是衆所週知的「廉價勞力」，他們在購買他們勞力的雇主底眼裏和手裏，正和其他一切工業原料一般無二，像那些在美國煤鐵業中心製造鋼鐵的鐵苗和煤一樣。

許多移民都死於可怕的剝削和社會底混亂；較幸運的則回到了歐洲。另外許多人都做了一世的勞工，有不少人都窮愁而死。我底父母好容易生存了下來，而且，由於家裏工作人手衆多，竟在匹茲堡附近一個農場上建立了一個小康的局面。

中學畢業後，我不顧一切困難，決心繼續升學，以求深造。對於大學生，政府並無公費制度。因

此我進了匹茲堡大學，不得不半工半讀，以支付我底生活費用和學費。爲了維持生活，在所有攻讀的幾年裏，我一直被迫工作着；這是大多數美國大學生底共同的命運。四年裏，由於生活艱難，我拚命工作，而且一直擔心着能否讀到畢業，畢業後能否找到職業。最後，我終於畢業離校了，接着便找尋工作了。

起初我在各公司行家做短期工作；戰時，我服務於美國諜報機關。後來，他們給了我一個在國務部裏的職位，戰爭結束時，國務部便派我到莫斯科美國大使館裏工作。

這是我一生底概略。它並沒有什麼重要性，祇不過表示：我是千百萬美國人中的一個，他們都是歐洲來的移民底兒女——祇不過表示：我是一億四千萬美國人民之一，在許多地方大家有着同樣的背景和經驗。

在美國，不論在家裏、在中學裏、在大學裏、在紐約和華盛頓的職業界裏，我發現我所接觸到的大羣人民極少極少不是在背景和日常生活方面受着困苦和剝奪的。

歐洲人一般都以爲美國人人經濟有保障，人人對於前途有信心；他們以爲美國青年個個無憂無慮、快樂幸福。這種觀念是極端遠離着事實真相的。

當我在華盛頓國務部和莫斯科美國大使館裏工作的時候，我纔接觸到上層階級底兒女，除了少數

例外，他們都生長在優裕和極有保障的環境裏。他們遠離着真正的美國生活，像住在別的星球上的人民一樣。和我們廣大的人民相比，他們屬於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當然，我幾乎有生以來生活在並不太好的環境裏，可是和我這一代大多數美國青年比起來，在大多地方我還是比他們幸運的。我底許多朋友和相識者都很早離開了學校，到匹茲堡區裏的煤礦，鋼鐵廠、商店和工廠去工作，到現在大多還在那些地方工作；我呢，總算設法獲得了較高的教育，找着了「可尊敬」的工作。

離開大學後，我爲私人商業行家做了些時工作，但是這種工作絕對沒有使我滿足。我殷切地希望能在反法西斯德國戰爭中，竭盡我底智能，參加一部份工作。那時，有人給我一個諜報機關的職位，派在美國空運司令部工作，我便接受了。

在這組織裏，我在北大西洋分處工作了些時，接着我便被調遣到美國諜報組織底大本營戰略事務局（OSS）底外人組工作了。

我底主要任務是詳細研讀美國境內出版的外國報章雜誌，尤其是斯拉夫語文的刊物。對於美國境內各個斯拉夫組織底活動，尤其是其中那些進步的團體，我必須經常寫評論和報告。在這些報告裏，我必須建議如何利用這些團體來實踐OSS底諜報工作。

我以為我在美國諜報組織裏工作，真的會有利於對人類之敵——希特勒主義——的鬥爭。我痛恨法西斯主義，我以為諜報工作是打擊法西斯疫癘的最好方法。後來，我發覺我有這種概念化的思想，至少是十分天真的。如衆週知，美國諜報組織戰時並未有效地打擊法西斯主義，反之，它們戰後正在實行一種政策，和德、意、西底過去和現在的諜報和反諜報組織充分地合作着。

美國人給OSS這個諜報機關取一個綽號，叫做「外套和匕首」(Cloak and Dagger)。當我在它裏面工作的時候，我認識了有關它底歷史、任務、工作的方法和形式的許多有趣的詳細情形。

戰略事務局底首腦是威廉·杜諾文將軍。他於一八八三年生於紐約州勃發洛地方，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法科。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在美國遠征軍騎兵隊裏，在法國作戰。杜諾文是一個天主教徒，同時是共和黨黨員。一九三二年，他是紐約州州長底候選人，但競選底結果，他失敗了。

自從開始OSS底工作後，杜諾文將軍就設法取得了美國政府底信賴。靠了十分機詐的做法，他使華爾街底反動勢力得以對這個機關發揮他們底影響。

那時羅斯福正盡全力從事於美國作戰努力的更重要的事情，因此杜諾文乃得爲所欲爲，達到了他自己的目的。他親自選任了這個諜報機關底高級人員。

杜諾文聘請他底商業方面的同事和第一次大戰中的同伴，擔任行政事務。其中幾個是：G·E·

勃克斯頓上校，一九一九年杜諾文會和他共同締造法西斯團體「美國義勇團」(American Legion)；大進出口行夏威夷波羅密公司底董事長阿柴登·李却茲；J·S·摩根；在華爾街代言人幸福雜誌社工作的愛爾摩·洛潘；第一次世界大戰「英雄」，華爾街律師R·李浮莫亞；以及其他等人。受杜諾文招募而為OSS服務的，還有：邱吉爾底表兄弟雷蒙·葛士脫；大富翁T·萊恩底兒子；反動的紐約太陽報主人皮爾·戴華德；富豪梅隆底承繼人保羅·梅隆；以及在參加OSS前窮途落拓的帝俄王公謝爾蓋·奧勃倫斯基將軍。

OSS成立後，杜諾文就派遣代表到國外去收集有關各國政治經濟的情報。其中好些是以報紙通訊員的身份出國的。

法國戰敗後，杜諾文會前去研究她崩潰底原因。

杜諾文回國後，堅信地報告美國政府：法國戰敗底原因並不在於「第五縱隊」，也不如蒲立特大使和美國報紙所說在於法共底活動，而在於法軍指揮底無能和法國對現代戰爭底毫無準備。

不久，杜諾文訪問巴爾幹國家和中東。他也到過倫敦、開羅、雅典、貝爾格萊德、索非亞、安哥拉和耶路撒冷。他這次旅行底目的，是要為美國軍事當局收集特種情報，同時視察分駐各該國的美國諜報組織底工作。

在阿爾及耳，杜諾文和魏剛將軍會舉行一次長時間的商談，因此澈底認識了北非底局勢。事實上，一九四〇年年終，美國人開始準備在北非作戰，而甚至這時候他們和北非法國軍事當局的聯絡，還是通過美國諜報機關而建立的。

一九四二年九月，杜諾文在倫敦和英國經濟戰爭情報部，即所謂SOE底首腦舉行會談，討論如何在軸心國家和軸心佔領國家散播秘密宣傳底材料。他們決議散播宣傳品，對這些國家底親盟軍份子給於精神上的鼓勵，但不許他們在對英美有利的時期以前對德國人發動叛變。被佔領國人民底利益在這些次會談中是最不受到考慮的。

戰略事務局利用歐洲人民對法西斯主義的憎恨，和這些國家的地下抵抗團體建立了關係，把它自己的工作人員滲入這些組織，計劃在戰後利用它們來服務於美國諜報工作。

幾個月前，美國諜報機關把一張西班牙人底名單交給法西斯西班牙底反諜報機關，名單裏的西班牙人都是第二次大戰中在法國從事抗德運動的。我看了這新聞，受到極端的震撼。我感到極大的恥辱；美國當時受到那些遊擊隊底幫助，現在它就是這樣在報答他們！

我在OSS工作，不久便發現這個機關底主要活動不但針對着德國，而且也針對着蘇聯。

根據我底許多觀察，我可以確定地說：美國諜報當局利用美蘇間戰時的聯盟關係，把職業化的諜

報人員滲入蘇聯國境，做損害這個盟國的諜報工作。這些諜報人員是在各種偽裝之下派遣到蘇聯去的——有些充作大使館底參贊、二三等祕書、武官，或就是普通的職員；有些充作軍事供輸團和武官室底官員和僱員；最後，但並不是最不重要的，是冒充美國各報紙雜誌和無線電廣播公司底訪員，或在租借物資底集合處所工作的專家。

當美國和蘇聯共同對法西斯德國作戰的時候，OSS組織裏最大的一個小組是俄羅斯小組。這個小組底主任是哥倫比亞大學歷史教授羅濱生，他在美國被認為是蘇聯問題的偉大「專家」。

俄羅斯小組包含幾個特殊部份，專門收集有關蘇聯的情報，如蘇聯底工業和軍火生產、運輸、人力、國家收入、國外貿易、農業等等。

OSS開始就認定反蘇的諜報工作是最最重要的。在戰爭將近結束的時候，OSS把收集有關蘇聯和蘇聯外交政策的情報和對蘇友好的民主國家的情報，看作極端重要的工作。

我確定地知道，OSS駐倫敦的代表和英、希、比諜報人員取得了密切的接觸，一面招募工作人員，不但要他們供給有關敵人的情報，而且還要供給有關同盟國家的情報，尤其是有關蘇聯的情報。

例如OSS駐重慶的代表，收集有關蘇聯的情報。一九四二年，OSS派遣一個特務官到西藏去，他就是白俄I·托爾斯泰，他底任務是研究與蘇聯毗連的地區，和從這些地區裏組織和發動反蘇

的諜報活動。從伊斯坦波爾，OSS底工作人員被派遣到德國去，也被派遣到蘇聯去。

有時，當美軍需要的時候，OSS人員在德國佔領區裏組織擾亂事件；有時呢，他們更常常故意阻滯抵抗運動底生長，而導使它發展到對美國有戰略意義的方面去。我確定地知道：OSS故意把法國抵抗運動底起事滯遲到第二戰綫開闢的那天。在暹羅的美國人也採取同樣的行動，雖然抵抗運動底領袖早已作好一切必要的準備，立刻可以對日本佔領軍發動總叛變。

OSS招募美國志願兵，組織特別行動隊。這些行動隊名義上常常在歐洲被佔領國家和北非「組織」抵抗運動，但實際却締造反動的地下機關。他們收集情報材料，活躍地參加反法國人民陣綫遊擊隊的鬥爭，尤其是反共產黨黨員。他們祇援助藪高樂將軍底地下團體，因為他毫不猶豫地執行着美國人底全部命令。

這樣，OSS不但在德軍防綫後面收集情報，而且在歐洲佔領區裏打擊進步力量。

同樣的行動隊活躍地打擊了日本底進步勢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的時候，志願兵是從那時在美國讀書的最可靠的暹羅學生中招選的，他們被派遣到OSS所設的特務學校去受訓。在那兒，他們教暹羅學生無線電通訊、暗中破壞、和遊擊戰術。這一個隊伍通過地下交通綫，進入暹羅，然後設法打入抵抗運動底領導圈，而奪取它底控制權。

這使它能够把抵抗運動幾乎完全用以執行美國諜報機關底命令。

在戰時，美國政府和中國政府簽訂了一個特別協定後，就在中國成立了一個中美合辦的情報機關，後來被叫作「S A C O——中美合作社。」「S A C O」底活動完全受O S S指導。

美國諜報人員受到中國政府底充份合作。美國海軍部底某一次文告中說，兩個諜報機關能够這樣密切地合作，是史無前例的。

我可以保證：這兩個諜報機關底合作直到現在還繼續着。美國諜報機關繼續利用中國諜報組織在蘇聯遠東部從事反共工作。

當我在大使館工作的時候，我明白了這事實：莫斯科中國大使館底諜報人員正是美國在蘇聯的諜報人員底活躍的助手。

這樣，我們看到：這個諜報機關本來似乎是爲了對法西斯主義從事壯嚴的鬥爭而創造起來的，然而在O S S底反動首腦杜諾文將軍和他底華爾街友人底領導之下，它怎樣地變成了一個反動的巢穴，專門訓練諜報人員和組織其他的破壞工作，以從事反蘇的活動。在O S S活動的國家裏，它始終獲得極端反動份子底支持，他們同樣地憎恨着蘇聯、進步和民主。

在戰時，杜諾文和其他美國諜報機關底領袖們認爲對蘇聯的同盟關係純粹是一種形式，雖然是必

需的，却是不誠懇的。他們想利用蘇聯人民那時所經受的種種艱難和困苦。他們不耐煩地等待着蘇聯底削弱，希望戰後他們可以強迫這個偉大的國家屈膝。他們是完全失望了。

可是，他們底失敗並沒有給與他們什麼教訓。現在，他們還是懷着同樣的期望。顯然，他們沒有從希特勒和法西斯德國所領受的教訓裏獲得絲毫益處。

第二章 國務部裏的高級反蘇集團

美蘇事務幾乎是少數美國職業外交官專權處理的獨佔品，不容他人置喙，這在美國政府方面，尤其在莫斯科美國大使館方面，是盡人皆知的事情。

自從莫斯科美國大使館於一九三三年成立以後，這一個少數人底集團，或毋寧說是朋黨，便設法在國務部裏取得了決定性的發言權。有幾個國務卿和駐美大使並不出身於他們底一羣，當然他們是不得不結納和應付的。

可是，這些「美蘇關係底壟斷者」却完全控制着國務部和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底用人之權。對於幾乎一切主要的事件，除了極少時期的例外，他們始終能够強制實行他們底反蘇路線；對於一切次要的事件，那簡直從無例外。

這一個集團底內部，由於密切的友誼關係和相互的利害關係（後者重要得多），是堅強地團結着的。尤其在今日，外交機關和國務部裏所有重要的職位，都在它底霸佔之下。

這個「美蘇關係獨佔公司」底內部份子，同時也被共同的政治觀緊密地聯繫着。他們完全隸屬於美國外交界裏一個罪惡的反蘇集團底極端反蘇的一翼。他們一致認為必須引起反蘇戰爭，認為這是上帝親自安排好了的。

這些人當中，好些是我親自認識的。我曾在有些人的手下工作，其餘的幾個我也會聽得熟知他們的人說過。當我在這裏講到他們底政治觀念和一般地說到他們時，我決不是胡言亂語。

在莫斯科美國大使館，我和大使館其他的職員一樣，和這些「美蘇事務底壟斷者」有着日常的事務接觸。因此我當然是深知他們的。

我愈認識他們，愈厭惡他們那機構底活動。我變得那末關心着這個集團底工作，因此我有意要研究他們一番。我敢說我確乎聽到了許多重要的東西。

如果我能够把我底見聞，那怕祇是一部份，轉告一般公衆，我想也許可以使全世界底人民更瞭解爲什麼美國對蘇聯的態度是那末敵對。

在一個現代資本主義國家裏，一方面有一個小而嚴密的官僚集團，另一方面有一個代表資本家金融利益的統治集團，它們互相勾結，能够怎樣推進帝國主義的政策，無可避免地引導這個國家走向戰爭和毀滅的路上，而這個國家底和平民衆却完全蒙在鼓裏，不知道事情在怎樣進行及爲什麼要這樣進

行——這祇要看美國國務部反蘇集團這一個顯著的例子，便瞭如指掌了。

我可以確實地說，這是一個極少數極少數人破壞世界和平和國際友誼的陰謀。

一個由幾個外交家結成的小小的朋黨控制了一個強大國家和另一個強大國家的關係。這個朋黨發現：祇要巧妙地利用它底勢力，它可以躊躇滿志地破壞這兩個國家間的關係。這兩個國家間的關係愈惡劣，這個朋黨底地位便愈強固。這朋黨內的人物獲得了升遷，佔據了要津，因為他們使他們底同事相信：對這個特殊國家的關係是一個「專門性」的問題，需要專門的知識、訓練和經驗，而這些知識等等，祇有他們那個朋黨裏的人物纔有。

這是一個罪惡的集團。這個朋黨利用它那增強了的勢力甚至更徹底地去毒害和破壞和那另一個大國的關係。

如果這種工作再做下去而不加以阻止，那末戰爭是無法避免的。這個朋黨裏的人歡迎着戰爭，因為他們夢想在佔領區裏做發財的買賣。他們自以為他們底國家一定可以獲得「軍事的勝利」。

無需說得，這樣一個職業外交家和反動份子底集團，如果不是符合着其他更龐大的勢力底利益，是無法活動的。在這些利害相關的更龐大的勢力之前，這個朋黨有效地服務於它自己底目的，而它底黨徒同時便變成了那些龐大勢力底意志底理想的執行者了。

這是國務部裏「美蘇事務獨佔公司」怎樣活動底一個輪廓。這個獨佔公司所服務的龐大勢力便是由華爾街所代表的美國資本主義。針對蘇聯的敵對行動符合於美國金融家底利益。他們底計劃是要使國家軍事化，要建立一個法西斯的國內政權，要對蘇作戰；這個「獨佔公司」底行動便是配合着他們底計劃的。下面是詳細的事實。

在美國國務部和外交界的這個「美蘇事務獨佔公司」裏，誰是領袖人物和主要角色呢？

洛埃·漢特遜 漢特遜是這個「獨佔公司」底高級人員，直到最近還是設法對「公司」事務保持着決定的發言權，雖然自一九四三年後，他底工作已和美蘇關係無關。

洛埃·漢特遜是一個五十幾歲的中年人，認識他的人都說他是一個枯燥乏味的人物。除了一點，在各方面他底同事都認為表面上他是一個徹底平凡的人。這一點就是對於中傷誣陷，他有不凡的才能，而外表上却一些也看不出，不熟知他的人還以為他是一個誠實坦白的好人呢。

漢特遜底成就是不小的，那不是因為他有什麼勞的本領，而是因為他那中傷誣陷底天才，一方面也由於他發軔之初便揀中了一匹好馬，一直到現在還騎着。

漢特遜創業伊始便在國務部裏當反蘇事務和反蘇陰謀的專家；他直到現在還是做着這份工作。他最初和蘇聯接觸，甚至還在參加外交界之前。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實行徵兵制的時候，和美國其他的適齡青年一樣，漢特遜躲避在紅十字會裏。這是逃避兵役底有效方法，雖然誰都一眼看得出其中的奧妙。某些青年，爲了或此或彼的原因——大多是因爲懼怕怕死，不願當兵打仗，那末祇要有良好的關係，紅十字會底大門是敞開着的。也許那時漢特遜還不知道參加美國外交界甚至比紅十字會是個更有效得多的免役方法。

反蘇集團裏的人物從來沒有在任何一次戰爭中拿過槍桿，事實上這不是偶然的巧合。如果他們必須親自上陣的話，他們自然不會像現在那末熱心於引起另一次戰爭了。可是現在他們大可以把他們底政策所引起的這份「骯髒的工作」留給旁人去幹。他們用不到上前綫。不，不，他們絕不願在戰爭中受傷或喪命！

漢特遜第一次看見蘇聯的時候，他正是一個紅十字會底代表。這一個組織那時正和現在一樣，和美國外交機關及美國諜報機關攜手合作，在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裏爲候補的間諜找尋工作。

當漢特遜認識蘇聯時，他發現了一樣「好東西」，正像美國投資家常常說的那樣。他預料到——這是用不到獨具慧眼的——美國政府機關無疑將大量地需要「俄國專家」——或應該說是需要「反俄專家」，來得更適當些。

心裏有了這樣的打算，他便申請參加外交界，結果是獲得了任命。做過些一般初做的外交官所做

的例行公事以後，漢特遜被派遣到巴爾幹國家去。那兒他底工作便和蘇聯事務直接有關了。

靠着他的翻雲覆雨的手段，他使自己成爲反蘇諜報組織底重要人物。甚至在美蘇間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之前，漢特遜便已經使國務部負責美蘇事務的高級官員相信他是担当「蘇聯事務」的惟一適當人選。他同時使他們相信他們應該請他準備做外交界第一名「俄國專家」。

他被調回美國，準備和蘇聯復交的工作，他們早已預料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漢特遜建議的準備工作之一是立刻挑選一羣「機警」的青年，訓練他們做「反俄專家」。他底上司接受了他底建議，於是漢特遜便選中三個青年外交官做訓練底對象。

這三個人在美蘇事務方面現在還是很重要的，因此值得說一說他們底名字。他們就是喬治·凱南，却爾斯·鮑倫，和愛德華·白琪。

早在美蘇成立外交關係之前，凱南便預先領略了國務部底反蘇政策，而且在布爾喬亞的巴爾幹國家，他早獲得了某種「意識上的訓練」。鮑倫曾被派往普拉格，白琪被派往哈爾濱；那時哈爾濱和普拉格、巴黎、柏林及里加一樣，是白衛軍反蘇維埃政權陰謀活動底中心。

在這些任務之後，凱南被派往柏林去學習俄文；爲了同樣的目的，白琪和鮑倫被派往巴黎。

那時這些官員無疑可以被派往莫斯科，在蘇聯人民間學習俄文，可是他們偏偏被派往上述的地方

去，叫他們在白衛軍份子開學習！這是值得注意的。

這就是國務部「美蘇事務獨佔公司」底開始。在美蘇成立外交關係之前好幾年的一個時期內，它是在周詳的計劃之下組織起來的。他們組織這個「公司」底目的，一開始就在於取得美蘇關係底控制權。

顯然，這可以適當地被看作一個陰謀，要在這兩個國家間的關係正式成立之前，便加以毒害。從那時起，以漢特遜爲首，以凱南、鮑倫和白琪爲輔的國務部高級反蘇集團便開始蔓延擴大，直到今日它容納了十二個左右外交官和六個青年見習官——他們都是「反蘇專家」未來的新收穫。

直到一九三三年莫斯科美國大使館成立之日，洛埃·漢特遜本人始終留在國務部裏。那時他爲那個設於華盛頓處理美蘇事務的組織打好了基礎，後來它就是國務部底東歐事務司。

外交關係一成立，莫斯科美國大使館一開設，漢特遜馬上忙着使他自己和他底見習官進入蘇聯去。

實際上，莫斯科美國大使館是漢特遜和喬治·凱南兩個人組織起來的，那時後者已完成了在柏林和布爾喬亞巴爾幹國家所受的訓練。他們選用美國職員和蘇聯職員，安排大使館底房屋佈置，以及組織大使館底工作。

美國大使館在一九三三年成立於莫斯科。一向在里加進行的主要的諜報活動移到了莫斯科，但里加底諜報中心地位並未被放棄。

雖然一部份諜報活動被擱在美國駐莫斯科的軍事代表們手裏，但大使館也盡着一部份重要的任務。

從開始的一天起，漢特遜便在大使館周圍創造一種陰謀的氣氛，直到今日依然瀰漫着，而且被傳佈及於駐莫斯科的某些其他外交團體。

漢特遜利用着每一個可能的機會來從事他底反蘇活動。他和他底外交官企圖在蘇聯民衆間招募諜報人員。

這些人員中有誰被蘇聯當局逮捕了時，漢特遜便遍訪莫斯科的其他外交團體，貓哭老鼠地訴說「蘇聯當局底殘忍」。他寫詳細的報告給國務部，充滿着同樣虛偽的語調。事實上當然祇有極少數人知道這些被捕者底間諜活動底真相，而且知道真相的美國人自然又不願說話，因此大使館裏一般普通的美國僱員便這樣受了漢特遜底欺騙，而相信任何俄國人如果和美國人交談，第二天便會被政府逮捕。許多到達莫斯科的美國人仍舊以為這是實際情形呢。

大使館裏每一個新來的僱員，漢特遜一定要親自和他「傾心」密談一次。他告訴那個新來的美國

人，他將被蘇聯諜報人員所包圍。他告訴他幾個例子，有些是「果有其事的」，如漢特遜手下諜報人員底被捕等，有些則是完全捏造的。他告訴他，他不久一定會接到姑娘們打給他的電話，這些姑娘們就是蘇聯探子。他受到徹底的警告，因此，如果他是和許多這種美國人同樣地天真的話，當他走出大使館的時候，他常常神經質地顫抖着，而當他每一次出外散步的時候，老是一步一回頭地看有沒有人跟隨他。

爲了使他底談話發生效力起見，漢特遜常常安排「電話」。這些都是漢特遜命令他底手下人幹的，電話中談話的女人往往對接話的那個美國人表示十分熟悉他。於是這個美國人便嚇得半死，幾個星期裏會在大使館裏繞室而走，說着：「你知道，我剛到了一天，便有一個女人打電話給我。她知道我底小名和我在美國的故鄉。」他以爲那個打電話給他的俄國探子一定十分熟悉他底身世和背景。他爲這件事恐懼不已，往往要經過長時期纔能恢復正常。

這種「意識訓練」工作顯然仍舊在進行着，而且頗有成效呢。

漢特遜鼓勵他底外交官員在他們屬下的職員面前絮絮不斷地談論「電話」和蘇聯公民被捕等事，因此美國大使館底陰謀氣氛便愈加濃厚了。

這些話題被大使館當作大量的談話資料，因此在那兒工作的人誰都有杯弓蛇影的感覺，直到現在

還是這樣。有些美國人真的被漢德遜底「鬼故事」和「童話」說得神魂顛倒，寢食不安，因此不得不遣送歸國。有時呢，他們被送入療養院去休息，因為他們底神經已經不勝重負了。

我說漢特遜有這種活動，也許讀者簡直難以相信，可是我還要告訴讀者：那時大使館裏有兩個美國人曾經親口講給我聽，他們怎樣奉了漢特遜底命令，恐嚇新來的職員。那時他們喝醉了酒，便當我底面講起這件事情，要不然，我怕他們不會說出來。他們把這種嚇人的勾當笑着叫做「惡作劇」而諷笑那些會為他們愚弄過的人們。

漢特遜把這個殘忍的制度在大使館裏安排定當之後，便應召回國，在國務部裏管理美蘇事務。自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三年夏天，他任職五個年頭，他底官銜是東歐事務司助理司長。

在蘇德戰爭開始的時候，漢特遜犯了一個錯誤，一時對他底前途發生了嚴重的影響。

和美國政府底旁的「俄國專家」一樣，他腦子裏充滿着一廂情願的思想，根本沒看清楚事實，因此他預言祇要幾個星期蘇聯便會給德國佔領。他建議美國不必和蘇聯成立更密切的關係，雖然在對德戰爭中兩國底利益顯然是一致的。

白宮事實上就不得不直接干涉美蘇事務。白宮搶救了那時的局勢，校正了一個無可補償的錯誤，否則它會犧牲幾百萬美國人底生命，妨害着美蘇底合作，把這種對最後擊敗法西斯德國有着重要作用

的合作延遲幾年幾月。

漢特遜努力破壞美蘇合作，結果他激怒了白宮，因此被遠謫伊拉克，在巴格達當美國公使。

可是，漢特遜還是那末從容鎮靜。他對於任何問題是有問必答的。來到了這個天方夜譚底故鄉之後，像阿拉丁一樣，他立刻拿出了他自己底神燈來。看罷，那女妖不是出現了嗎？漢特遜在伊拉克底發現就是他在旁的地方的發現——就是那所謂「赤色威脅」。

無疑的，如果漢特遜奉命出使南極，在一年之內，他一定會在企鵝中間發現一個「赤色威脅」。漢特遜發現巴格達有所謂「共產主義底危險」，頓使國務部底大老們無限垂愛和眷念，於是他就被召回本國——主持國務部底中東事務司。在這兒，他又有了新發現：不但伊拉克有「赤色威脅」，整個中東都在「赤色威脅」之下了。

在這次任內，他就預料到那協助反希臘民主運動戰爭的所謂杜魯門主義了。

漢特遜同時發現，石油不但可以用來滑潤機器，而且可以同樣有效地用來打通國務部底關係。在中東的美國煤油公司底直接影響之下，漢特遜匠心獨運，完成了另一次美國外交政策底轉變——那就是對巴勒斯坦政策底轉變。由於這個轉變，美國乃要求變更她自己所提出的一個聯合決議案。

當我寫到這裏的時候，聽說漢特遜已被任命為美國駐印度大使。我們大可以預料，過了半年左

右，在洛埃·漢特遜底協助之下，國務部定將發表它那驚人的發現——「共產主義威脅印度」。總之，漢特遜底事業還沒有完結，近來他又幹了些什麼，那我不大清楚了。

喬治·凱南 國務部裏常有人說：「他比任何其他美國人更知道俄國，」這個「他」就是凱南。他底俄文是在專為被派遣到俄國去的德國諜報人員開設的著名學校 *Osteuropäische Institute* 裏學習的。

這也許是能够從他底傳記裏選出來的最典型的一件事實了，他底全部事業告訴我們：對於他，學習俄國「知識」的路不在莫斯科，而在柏林。

凱南說起俄語來有着顯著的外國口音。他說德語却沒有任何口音。

凱南於一九三四年來到莫斯科，那時他繼續找尋他底「靈感」和關於蘇聯的「知識」，他學習的地方仍舊不是周圍正在大踏步進行着的社會主義建設，而是其他的地方。這是國務部裏衆所周知的事情：當凱南在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工作的時候，他底最要好的朋友是德國大使館底外交家和陸軍武官。他那關於俄國的知識就是從他們那兒聽來的；他是戴了希特勒主義的眼鏡來觀察這個他被派去研究的國家的。

他底老師便是這些法西斯軍官、外交家的和間諜，他們早在那個時候便已經在夢想和計劃怎樣在

三個月裏征服蘇聯了。因此這個「俄國專家」的所以不能比他底老師們更瞭解蘇聯，以及現在正設法重演他們所犯的幾乎同一的悲慘的錯誤，那是不值得驚奇的。

大約二十年前，在他開始他底外交事業的時候，國務部裏一小羣官員曾選舉他爲「未來之人」（a man of the future），命定了要做一個俄國問題底「重要外交專家」。這些官員有先見之明，早已看到雖然他們努力反蘇，終有一天美國不得不和蘇聯建立外交關係，而在莫斯科維持一個大使館。

因此他們決定必須挑選和訓練幾個機警的青年，在他們底幫助之下，使這些青年將來能够永遠霸佔着美蘇關係底要津，而不容他人插足。

挑選這些青年，主着當然是洛埃·漢特遜底事情，他一方面爲自己計劃着做這個集團底領袖。漢特遜第一個便選中凱南，而凱南也的確沒有辜負漢特遜底厚望。

自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三年，除了他在柏林學俄文的兩年之外，凱南一直駐節在巴爾幹國家。那時莫斯科美國大使館還沒有成立，這些國家正是美國反蘇間諜活動底中心。凱南毫無困難地加入了這個制度，因爲他對於諜報工作有着自然的癖好。

他老是歡喜歪曲事實和捏造消息那一套做法，這是美國諜報機關對付蘇聯的典型特徵。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凱南曾兩度訪蘇。第一次是在莫斯科美國大使館成立的時候。凱南親自爲大使館選擇了一批本地籍的職員，又負責把以前在里加進行的「活動」調一部份到莫斯科去。至於這些「活動」是什麼，那是無需內幕新聞便可以猜透的。

凱南第二次奉派到莫斯科，結果因爲約瑟夫·戴維斯大使底到達，弄得十分不愉快。如衆週知，戴維斯對於蘇聯更注意事實，而對於凱南和漢特遜底寓言則不感興趣，這使他和這兩位底計劃格格不入。那時他們兩人都在莫斯科。凱南於戴維斯到達蘇聯後，便立刻離開了蘇聯。據說誰只要說起戴維斯有一天將以大使身份再度蒞蘇，便足夠引起凱南不安的頭痛和失眠。

慕尼黑會議後，凱南被派在普拉格，據說和哈却底傀儡政府相處甚得。這之後，凱南奉派駐在柏林，在那兒他一直逗留到美國參加對德作戰。

凱南在戰時一定過着他一生最惡劣的一段時期。就在這個時期，他想他畢生底事業已經化爲烏有，因爲美蘇兩國已經結爲同盟，正在並肩作戰，努力擊敗希特勒。據他底好友說，凱南底胃潰瘍就是在那個時期生成的，而且當美蘇同盟更加強化的時候，他底病勢便愈加惡化了。

照我想來，凱南於一九四四年接受莫斯科美國大使館顧問一職的時候，一定是躊躇不前，心懷恐懼的。他顯然怕在這次任內，不管他願意與否，他底行動必須配合兩國間的良好關係。

可是，當他到達莫斯科的時候，他便發現他實際上已經獲得一個重要的職位，大可藉以毒害美蘇之間的友誼。羅斯福一死，新的勢力登場，這便變得顯然了。

哈里曼大使幾乎等不及羅斯福逝世，便出賣了他底政策。這位大使給與了凱南強力的支持。我確定地知道，凱南日復一日地打電報和寫報告給國務部底新的領導當局。

他着手證明下列各點：

- 一、美蘇友好是一個錯誤，美國和蘇聯永遠不能和平相處，雖然戰時會成功地結為同盟；
- 二、蘇聯政府決心「統治世界」，「立刻赤化歐洲」，而最後則「侵略美國」；
- 三、事無大小，美國必須處處「抵抗」蘇聯，無論如何不和蘇聯政府成立協議，因為「和蘇聯訂的協定是不能實行的」；

四、德黑蘭協定、雅爾達協定、和以後的波茨坦協定（不顧當時凱南怎樣瘋狂地努力，他無法阻止這些協定）都是「嚴重的錯誤」，美國應該廢棄在這些協定裏所承諾的約束。

凱南底電報和報告受到國務部極大的注意。它們獲得了高度的稱讚。事實上，它們變成了新國務卿貝爾納斯底聖經，一切決策人員必修的讀本；國務部裏好些其他的官員和在全世界重要的外交使節團裏，幾乎都人手一冊了。

在我於一九四六年離美赴蘇以前，我被迫去聽了八個到十個星期的演講，那是在國務部底舊廈裏舉行的。演講每隔一日在上午舉行。大約有二十個到二十五個講師，大多是曾經出國住過些時的外交官。他們討論他們底經驗，回答我們底問題。這些演講底目的是要使國務部底雇員日後出國時在工作方面有一個反動的傾向，同時教他們怎樣收集秘密情報和怎樣「打開他們底耳朵和眼睛。」

喬治·凱南底講題是蘇聯外交政策和蘇聯的工作情形。他底全部講辭充滿着惡意中傷和反蘇攻擊。在我們所有的反動講師中，他大概可算得是最反動的了。

在凱南身上，代表金融集團和軍事集團的華盛頓反蘇侵略份子找到了他們物色中的理想人物。他們在羅斯福死後便控制了美國政府，那是欺騙底結果，而不是合法選舉底結果。

凱南把他們底意見表現得比他們自己所表現的還好，而且他能够根據莫斯科當局底優勢地位說話，這樣使他底談話產生極大的份量。

因此，出於凱南意料之外，他竟突然被捧為美國新外交政策底主要理論家了。

一九四七年，國務卿馬歇爾任命他做決策局主席，這個地位便名正言順了。在這個職位裏，他應召為美國「可預見的將來」擬訂外交政策底原則，有時甚至參加執行現行的政策。他總能獲得國務卿馬歇爾底垂聽，而對馬歇爾有着極大的影響。

他有時甚至做了表示國務部意見的官方發言人。不久以前，他在「外交雜誌」上用「X」筆名發表了一篇文章。爲了保證美國報紙不會忽視這篇文章底重要性，有幾個記者被暗中告知了真相。這引起了一時的轟動——正如他所希望的——結果他底文章在全美國和國外幾乎家絃戶誦；如果用他底真名發表，倒不會那末被人注意。

凱南登在「外交雜誌」上的文章是衆所週知的。在莫斯科美國大使館裏，這位國務部高級官員以私人資格發表的意見是公開和廣泛地討論着的。

凱南主張「美蘇戰爭是無法避免的」。他不相信「美國能够容忍」蘇聯所象徵的「成功的社會主義底繼續存在」。

既然戰爭無法避免，他主張它愈早爆發愈好。凱南認爲「強硬」政策或「冷戰」是挑起正式戰爭的一種方法。他所提倡的「鎮壓」共產主義底政策，無異說美國應該佔領全世界。

凱南是一個頑強的親德份子，他堅持武裝德國，把它當做美國進攻蘇聯的矛頭。凱南一直提倡着組織西方集團，他寧可把這個組織底領導權給與德國，而不給與英國。我們必須指出，凱南底思想和某些希特勒底哲學家底觀念是那末驚人地一致。

和國務部裏這個「美蘇事務割斷者」集團底其他人物一樣，凱南對原子彈有着極大的信心。他認

爲它是對共產主義的最後的和唯一的答覆，而夢想用來毀滅蘇聯底城市。這是和凱南底同事們底計劃希望完全一致的。

凱南實現他底挑戰計劃和擴張計劃的主要障礙，除了蘇聯本身底目光遠大的政策之外，當然是美國底民衆。凱南住在美國的時光並不多，他並不怎樣懂得美國平民底生活和態度，實際上後者和他一生所處身的外交社會是完全不同的。他憎恨一般美國平民底善良情緒，正如他憎恨富蘭克林·羅斯福和他底內政外交政策一樣。

他甚至憎恨布爾喬亞式的民主代議制度，因爲這個政府制度雖然有着種種缺點，到底還多少強迫着美國外交政策底決策官員公開報告他們底行動。他憎恨國會底存在，因爲它能夠干涉「高級智慧」底活動，這種智慧正是他自以爲有着的。他想到一羣投票表決者，在最後分析的時候，如果他們不願意附和他底聰明的計劃，便可以把它們付諸東流——他想到這裏，便不由怒氣沖天了。

可是凱南還算聰明，他知道普通的美國人不要戰爭，因此在他那些可能要公佈的談話裏，他努力說服聽衆：他底政策可以導致和平。可是他始終建議着走向戰爭的步驟。

美國馬戲班組織者 P. T. 罷納姆說過：「每分鐘有一個上當的笨伯出世；」林肯則說過：「你可以始終欺騙一部份人民，你可以暫時欺騙全體人民，但你不能始終欺騙全體人民。」凱南更懂得罷

納姆底原理。

戰爭歇斯的里亞如戰爭本身一樣，是一件自害自的東西，那些投擲它的人往往自己被它所擊中。凱南和他底朋黨已經在美國製造了一種戰爭歇斯的里亞，現在他們必須使它繼續沸騰下去，以免危害他們所代表的政策和他們自己個人底前途。凱南和他底實行反蘇政策現在正是在最有危險性的關頭，因為全世界和平與安全所感受的威脅，這時比以前任何時候都來得真切。這是爲什麼我必須化那末許多筆墨來寫這樣一個人物，否則的話，如果在別種環境裏，他是不值得在報紙底計聞欄裏寫上十五個字的。

却爾斯·鮑倫 在那個反蘇外交家集團裏，鮑倫底重要性並不亞於漢特遜和凱南。他在國務部裏被看作一個「幹練」的人物，這個評語大概不過是指機警的心計和放縱的機會主義而已。

一九三〇年代初，鮑倫在巴黎學俄文。這之後，他並沒在巴爾幹國家接受慣例的訓練，便直接奉派在新設的莫斯科美國大使館裏，在漢特遜和凱南之下工作了好幾年。

他曾被派在國務部裏工作過一些時候，但一九三七年他又回到了美國大使館，直到一九四〇年纔離開莫斯科。在這一任內，他有好一段時期當着「美蘇事務壟斷者」派駐大使館的「代表」，因爲那時漢特遜在華盛頓總管俄國事務，而凱南則正奉派在普拉格和德國。

可是鮑倫雖然負了這樣的責任，那時漢特遜却顯然還沒有把他當做那「獨佔公司」裏的高級人員看待，他底機會還在後面呢。

一九四三年，漢特遜被黜脫離蘇聯事務，漢調伊拉克，這個「獨佔公司」遭遇了嚴重的危機。他們必須在「公司」內部覓取後起的人物，非但要能够担当處理公司事務的重託，而且鑒於白宮那末重視俄國事務，必須同時能够處處獲得羅斯福底信任。

這樣，鮑倫便被選中了，同時中選的還有一個更年青的官員雷哈德，也調任了負責的職位。可是後來雷哈德被調了旁的工作，鮑倫便獨自掌理整個「獨佔公司」了。鮑倫被當作美蘇事務底「新血液」而引進白宮，是費了一番聰敏和小心的準備功夫的。當白宮需要找尋一個翻譯人員，充白宮高級人員和蘇聯代表談話的舌人時，他們底機會便來了。

鮑倫是以「翻譯官」的資格被推薦給羅斯福的。他被稱為國務部裏「唯一」足以担当這個職位的人，雖然在華盛頓美國政府裏無疑有着許多其他的人，他們底俄文程度都比鮑倫好。

在外交界裏，一般都認為鮑倫有着動人的性格，和相當「迷人的風度」。他們希望這種「迷人的風度」，加上鮑倫底「機警」，便可以把羅斯福導入他們佈置好的陷阱裏去。

果然，作用發生了。羅斯福顯然漸漸地歡喜起鮑倫來了；他漸漸覺得這個青年很幹練，足以負担

相當的責任。

一九四三年，鮑倫被帶去出席莫斯科會議。後來便任爲東歐事務司司長。沒多時，在一九四三年底冬天，羅斯福便帶他去出席德黑蘭會議。等到一九四四年年底，鮑倫底地位已經那末強固，於是他就被任爲特別助理國務卿，專負與白宮聯絡之責。一九四五年春，他又出席雅爾達會議。

羅斯福死後，鮑倫仍舊保持着特別助理國務卿底位子。對於「美蘇事務獨佔公司」，他已經是一個重要的人物。在他出席的各次會議中，他表面上是一個翻譯官，但實際上，對於美蘇關係他不揣冒昧，儘量貢獻着意義深長的意見。

每一次高級的國際會議，都有鮑倫出席，扮演着翻譯官和顧問官底兩重角色。波茨坦會議他也是場的。此後，每次舉行外長會議，包括莫斯科外長會議在內，他總是出席的。在整個國務部裏，他已經是一致公認的美蘇關係的「出衆的專家」了。

講起鮑倫，我們不該忘記：他用一種鎮靜而不惹人注目的方法，極力暗暗地破壞羅斯福底對蘇政策。他自稱是一個「自由主義份子」，力求美蘇兩國底諒解，可是實際上，他却不斷地在爲那個「獨佔公司」做着日積月累的基礎工作，促使美國政府後來完全放棄羅斯福底對蘇政策。羅斯福死後，他活躍地參加破壞美蘇兩國戰時所建的友誼。鮑倫意識地做着，躊躇滿志地做着，他完全知道他所幹工

作底意義。

而且，鮑倫身為總統美蘇關係私人顧問，他大大可以控制國務部裏有關這些事務的重要官員底任命。艾爾勃里奇·寶伯樂底被任為國務部東歐事務司副司長，做他底助理，他出過很多的力量；而且，據我所知道，後來他高升的時候，寶伯樂得以任為該司司長，遞補他底位子。也正是鮑倫的力量。寶伯樂後來又奉調莫斯科美國大使館，任參贊之職，同樣是鮑倫幫的忙。

一九四四年凱南出任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參贊，鮑倫也有吹噓之功；而且，後來凱南出任決策局主席，很可能又是鮑倫從中說項的。換句話說，早在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期間，那時羅斯福還沒有死，鮑倫已經在專心一志地把「獨佔公司」裏的人物安插於重要職位了。他預備這樣回到敵視蘇聯的老路上去。

美國報紙上曾說過鮑倫是德國名門軍火製造家克虜伯。鮑倫底曾裔，這種考證極可能是不正確的，但無論如何，這樣說法有一點是正確的。如果鮑倫果真是克虜伯。鮑倫家在美國的一個代表，那末他還能怎樣更成功地代表他們底利益和一切大資本家及帝國主義者底利益呢？（雖然他不是，但從他底作為看來，是與不是實在沒有什麼分別。）

從他底經歷看來，他顯然非但是「美蘇事務獨佔公司」及其狹小的利益底「內幕代理人」，而且

是華爾街和美國金融家巨頭底「內幕代理人」。這些巨頭們曾經反復申述：他們永遠不能容忍如富蘭克林·羅斯福所計劃的美蘇友誼和同盟。

艾薩勃里奇·寶伯樂 關於寶伯樂，我將在本書另一章裏詳細介紹。他和這個「獨佔公司」發生接觸，是在他於一九三四年任職莫斯科美國大使館時開始的。

從那時起，他就變成這個集團底最受信託的重要代表之一，同時他做過一連串責任重大的職務，在任期內他的確是能够代表他們底利益的。

却爾斯·戴友 戴友是鮑倫底小舅子，畢業於西點軍校。現在他正主持紐約「美國之聲」電台底廣播。他被授與這個職位是因為他在俄國的「經驗」。自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一年，他曾服務於莫斯科美國大使館。

戴友在「美國之聲」裏代表着那個「獨佔公司」。可是，他是這個集團底「未來的人」，不用多久，我們定會聽到他底聲名。他極可能在國務部裏和國外的美蘇事務方面高據要津，而努力實行他那些親友們底反蘇政策。

愛德華·白琪 白琪在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和國務部裏會做過長時期的美蘇關係專家。他本來是和鮑倫和凱南同時訓練起來，在「獨佔公司」裏做漢特遜底見習員的，靠了這個「公司」底幫助，他

獲得了重要的職位。

斐特烈·雷哈德 關於雷哈德，我將在另一個地方詳細敘述。他是這個可憎的集團裏最可憎的人物之一。他和這個集團底其餘人物同樣可鄙，如果不是更可鄙的話。這個無恥的傢伙在國務部裏——尤其在美蘇關係方面，一定會有輝煌的前途。他極可能受命擔任這份工作相當時候。

佛蘭西斯·史蒂文思 史蒂文思是這個集團裏的另一個份子，過去六年來一直担任着美蘇事務方面的重要職位。照他底履歷，他是國務部所訓練的俄文專門人材。

理查·戴維斯 在我到美國大使館之前，戴維斯曾在那兒工作；他在國務部美蘇事務方面曾經歷任要職。他還不是那個集團底羽毛豐滿的一員，但他正急起直追，迎頭趕上。

像戴維斯那樣地位的人，如果他合力實行那惡毒的反蘇政策，他是會被收容在那個集團裏的；如果他不那末做的話，他是極容易憑一個藉口被拋棄在道旁的。

藍懷林·湯普生 根據我在大使館裏所聽到的看來，湯普生還不够資格被當作這個「獨佔公司」底一份子。然而他曾和它合作，現在他在國務部裏任要職。

約翰·戴維思 戴維思是遠東問題專家，並不是蘇聯問題專家，雖然他在這兒住過兩年（一九

可是約翰·戴維思正是一個極好的例子，足以證明那個「美蘇事務獨佔公司」正在怎樣收羅研究別區問題的人，藉以擴大它底活動。

在美國大使館裏，我直接在戴維思手下做事，因此我知道他得很深。和這個集團裏其他的人物一樣，他強烈地關心着他自己個人底前程。爲了往上爬，他什麼事都肯做，不管你要他怎樣卑躬屈節。

戴維思生長在中國，並且在中國讀書。他擅長東方式的陰謀，他底思想極像一個中國政客。這當然對他十分有利，因爲目前的美國外交和反動的中國政治權術頗有相同之處。

戴維思太太底聰敏不下於丈夫，而且同樣地十分關心着他底前程；戴維思受她底影響極大。她底父親是一個美國資本家和政客，叫做亨利·格萊弟，近年來做過許多惡毒的外交職務，都是需要狡猾和卑鄙的人去幹的勾當。

在大使館裏，戴維思是凱南和寶伯樂底政策底主要執行人之一。他控制着美國新聞處底活動和「新聞報告」。

凱南和寶伯樂教戴維思負責收集大使館一切雇員和俄國人接觸的情報，也收集他們彼此之間的情報。他底太太是一個最熱心的助手。

戴維思有着一種助紂爲虐的心理，他常常奉命在大使館裏做一種挑撥性的事情。如果大使館當局

準備把某些雇員和官員調離莫斯科，他就奉命去破壞他們底地位。例如，戴維思奉命趕走亞蒙·衛立斯，他果真做到了。這件事我是親眼看見的，我將另文詳細報道。

美國大使館同時授權戴維思，教他和莫斯科的美國記者維持密切的關係，以便做諜報工作和可能的挑釁工作。

我每次走到戴維思底辦公室去時，難得不一二個記者和他在一處。他系統地利用着某些記者，想使他們自蘇聯報道歪曲的消息和挑撥的謠言。他系統地把自己底祕密報告和電報以及大使館其他官員底這種東西，供給這些記者使用。他鼓勵他們看了這些報告之後做筆記，以便回美國後做寫文章的資料。他所以要這樣做，當然是爲了要直接影響給與美國公衆的有關蘇聯的新聞報道。

這種做法底最罪惡昭彰的一個例子，產生於一九四七年莫斯科四國外長會議的時候。大使館裏有一個女職員平時專門供給戴維思關於大使館裏其他美國人底情報，現在他命令她捏造了許多關於蘇聯的虛偽報告，小心地編爲檔案。那時有幾十個記者來到莫斯科，名義上是來報道外長會議底新聞的，戴維思就把他底檔案給他們應用。那些記者大部份是由報館派來收集謠言和幻想的，將來帶回國去發表，在美國報紙讀者底面前充作「記者實地採訪得來的俄國真相」。

在外長會議進行之中，戴維思始終鼓勵全部美國記者閱讀這些報告，做筆記，甚至整篇抄錄——

後來他們帶回去當作「新穎的觀察」發表。在這一段時期裏，他幾乎整天和記者在一處。他把自己特製關於蘇聯生活和蘇聯國家的巧妙的謊話，大量請客，分饗記者。這些記者大多數的確是派來聽取和報告戴維思所給與他們的那種東西的。現在他們用不到親自編造了，怎不高興呢。

我相信，戴維思極不是一個職業的間諜，如果是職業間諜的話，那末無論如何也不是很有經驗的。例如：戴維思命令大使館領事股底一個職員系統地接見一切前來請求加入美國籍的「有趣人物」。

這個官員叫做華賴斯，後來因為酗酒鬧事，幾乎打破了頭蓋骨，被大使館自動逐出莫斯科。他那時必須把「接見」底情形寫報告給戴維思。戴維思在其中加了許多反蘇的謾言後，常常把這些談話告訴他底一切朋友，因此而傳遍了整個大使館。

對於某些到領事股來的人，戴維思特地親自問話，想獲得一些適合他底反蘇路線的「消息」。

約翰·戴維思在莫斯科美國大使館的服務成績是那末優良不凡，因此他被赦免了他底前罪。據說他在中國時的態度是贊成中國共產黨的，這就是他底罪。事實上，戴維思並不真的「贊成」，他不過是照常那末模稜兩可罷了。他希望為國民黨政府和美國在中國內政方面完成一件高級的偵探和挑撥工作。然而他到底犯了一次錯誤，因而甚至在美國人之間也贏得了個在華親共之名。後來美國駐華大

使館實行整肅，他便被調離了中國。

戴維思被派到莫斯科是給他一個自新的機會。他的確自新了。他在莫斯科的工作是那末罪惡，竟引起了「美蘇事務獨佔公司」底特別注意。

他離開了莫斯科之後，便跑到華盛頓，在凱南主持的政策委員會裏找到了工作。據着這個有利的地位，現在他可以更大規模地施展他底陰謀了。

國務部底「美蘇關係獨佔公司」現在正迅速擴大它底人員和勢力。它底最終目的當然在於接管國務部整個政策底指導權。

他們已經在預備訓練一大羣青年外交官，組成一支「反蘇專家」底隊伍。這一羣青年官員，在「公司」領袖底指導之下工作，預備佔據國務部和莫斯科美國大使館裏全部重要的位子，執行「公司」底命令。在現在那些領袖引退的時候，他們將接管「公司」。在這個見習官底隊伍裏，有幾個嶄露頭角，行動最爲「機警」，將來一定是高踞要津的人物。

「獨佔公司」就是這樣計劃着它底反蘇活動。

第三章 我到了莫斯科

我有機會到莫斯科去在美國大使館工作，心裏十分高興。在兒童時代，我就聽到關於俄國的許多事情。我覺得它是一個神祕、遙遠和動人的國家。後來我浸沉在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和普希金底作品裏，爲之神魂顛倒，雖然我讀的是譯本，已經未免損失了一些光彩。這些作品多少使我認識了我所陌生的俄國人民底生活。

在美國學校受教育、讀美國報紙雜誌的我，免不了要感受若干這些「自由」刊物所載關於蘇聯的胡言亂語。不過我同時總覺得美國報紙在敘述蘇聯生活的時候，態度太不客觀了些。

我總不能相信，一個學生像羅蒙諾索夫、托爾斯泰、和普希金那樣天才的國家，會犯着像我國赫斯特系報紙和其他同樣報章雜誌所說的那種惡意和暴行。

關於蘇聯政府在教育、公共衛生、社會安全、和保產及兒童福利事業等方面的活動，我也聽到了些消息，雖然往往是多少被歪曲了的。這些零碎的消息不知怎樣會通過美國統治階級爲了防止美國人

民明白蘇聯真相而設的那個「鐵幕」的。

後來我開始瞭解：那些在美國拚命散播的中傷蘇聯的謠言可以用那同樣合乎邏輯的事實來解釋，就是：那掌握着一切政治經濟權力的六十個家族深深地害怕蘇聯這個榜樣會有「傳染性」的。如果美國一般人民發現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裏人民比在資本主義之下生活得更好、享受着更大的自由，也許他們會企圖接管美國底一切生產工具和政治權力。美國統治階級所以要在美國人心目中那末拚命地中傷蘇聯式的生活，我想完全是爲了這個理由。

誠然，我底這個想法還只是在萌芽時期，雖然我本能地覺得事實應該是這樣的。但是我在美國學校裏所受的多年教育不會不留下它底痕跡。美國學校在介紹蘇聯情況底偽裝之下灌輸給學生的一切謬言，是罄竹難書的。我懷疑我有無一一引證的必要。

美國學校裏的一般學生，除非他用特殊的方法去明白蘇聯底真相，大多覺得蘇聯是一個狂野落後的侵略國家。美國統治階級很注意那句廣告老口號：「名譽即重復」(“Reputation is repetition”)。一家公司或它底生產品如果要獲得良好的聲譽，祇要在報紙上和無線電裏繼續不斷地反復宣傳它們底好處，或雇飛機在天空放白煙寫字便得了。這樣做法，就是無稽之談也會使美國公衆信以爲真的。

舉例來說，在美國一切街道底轉角和公路上，有無數廣告牌在宣傳可口可樂底神奇功效。千百萬

美國人盲目地相信可口可樂有益衛生和能够「使你精神爲之一振」，雖然事實上美國醫學協會底會報早會常常刊佈資料，證明可口可樂能够融解牙齒底琺瑯質。可是一個祇有幾千份銷路的雜誌無法和幾百萬稱讚可口可樂底「好質料」的路牌廣告和報紙、無線電廣告作有效的競爭。

美國統治階級根據這同樣的廣告原則進行他們底反蘇宣傳。他們相信祇要充分地反復對蘇聯做着各式各樣的惡意中傷的宣傳，最後一定會爲一般美國人常做眞理接受。他們知道那些進步刊物所發表的關於蘇聯的眞相，不能達到大多數美國讀者。這是因爲這些刊物銷數狹小，又缺乏經費來出版規模較大的進步報紙，藉以刊登各國底眞相。

美國報紙可以無限制刊載誣蔑美國進步團體、工會、蘇聯和新民主國家的謊話，這倒是名符其實地自由的。

我所以同意在莫斯科工作，完全因爲我早就渴想知道蘇聯及其人民底眞相。

在反法西斯野獸的戰爭中，我凝神屏氣地注意着蘇德戰綫上的發展。紅軍士兵在保衛祖國戰爭中的傳奇式的功績，莫斯科、史大林格勒、列寧格勒等駭人的戰役，德國侵略者底被逐出蘇聯領土——這一切使我得到一個結論：一個能够用這樣史無前例的英勇來防衛祖國底光榮和獨立的民族，決不會是像美國學校、報紙和雜誌要我們相信的那末一個壞民族。祇有愛國家甚於愛自己生命的一個民族，

總能這樣保衛這個國家。

這一點，當我還在美國的時候，我便明白了。可是我要親自見一見這個消滅法西斯野獸——我那時以爲它們是被消滅了——的蘇聯和它底人民。我無疑地覺得，在托爾斯泰及普希金底人道主義和蘇聯目前的事物之間，是有着存續的關係的。

我決定忘記美國報紙、雜誌和學校所告訴我關於蘇聯的一切東西，藉以獲得有關蘇聯生活的初次認識，藉以瞭解蘇聯人民，得到正確的結論。

美國人愛把俄國當做一個極大的謎。這個國家對我也多少有些神祕。我要解答這個神祕的東西。俄國本來是一個落後的國家，然而它一躍而爲世界強國，擊敗那最侵略的、武裝最精良的帝國主義國家，這種促使它轉弱爲强的力量在哪裏，我必須弄個明白。

因此，我到達了莫斯科。

我在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做事，那是我第一次踏進外交界。這是我第一次出國任職，以前我從未在大使館或領事館裏工作過。

當我在美國空軍和OSS裏工作的時候，我所過手的公文都證明美國駐外的大使館和領事館都多少從事於諜報活動。我們常常接獲各地美國大使館寄來「第一祕密」的報告，其中都是有關那些駐在

國家底政治經濟情形和軍事力量的情報資料。這些都是大使館底官員們寫的。

在諜報機關裏工作的時候，我也許曾經天真地以爲諜報工作不過是大使館工作底一小部份，而大使館底主要工作則在於增進美國和駐在國家的關係。我又以爲我們底大使館應該負責傳達駐在國家底來源可靠的消息。一般的說，我以爲美國大使館底雇員，既然是美國人民在外的「耳目」，他們底工作態度應該要客觀，因爲爲美國利益和爲美國人民着想，都需要有關許多國家底政策的忠實客觀的報道。

我同時以爲，美國大使和大使館職員在外應該盡全力和駐在國底政府維持正常的政治關係和商務關係。如果沒有這種客觀的諒解，那末我們永不能終止那些混亂、誤解和齟齬，而創造一個穩定繁榮的世界。

真的，如果駐某國的美國大使館在給本國政府的報告中，老是歪曲那個國家底政策，如說它對美國懷着侵略的意向，而實際上則並不如此——那末這種惡意而不客觀的報道最後自會對美國人民底利益帶來無可補償的損失。完全由於這個原因，我所以覺得美國大使和他們底幕僚在處理工作的時候，第一應該對駐在國抱着客觀的態度，對於來源可靠的報道應該加以心平氣和的登錄，使它能夠代表那個國家底真正的政策。

我必須承認，當我開始在大使館工作的時候，在這方面我是完全失望了。

我到大使館不久，就看清楚：不但是大使、參贊和祕書等多少能影響國務部底對俄政策的人物，甚至連大使館各股底中下級雇員也抱着極端反蘇的看法。有時他們對蘇維埃制度的憎恨簡直是病態的。

大使館是國務部底一個縮影，這我看得很明顯。雖然大使們來來去去，像國務卿底先後交替一樣，但大使館裏重要的職位，如參贊、祕書等等，却多年來一直掌握在國務部高級反蘇集團如凱南、賓伯樂、鮑倫、雷哈德等人底手裏。這些職業外交家對於怎樣完成國務部底反蘇外交政策，有着決定性的作用。

現任美國駐蘇大使 W·B·史密斯是一個職業的諜報人員。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和美國軍事諜報機關發生了直接的關係。第二次大戰中，他任艾森豪威爾底參謀總長，憑着這個職權，他指導着美國歐洲遠征軍底軍事諜報活動。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甚至美國新聞處在蘇聯出版的「亞美利加」雜誌（我在離開大使館之前，我底職務之一是這本刊物底助理編輯）第一期上登着一張史密斯將軍底照片，下面竟也會註明他是公認的「一個有經驗的、幹練的、諜報工作組織者」。國務部派一個有經驗的諜報大員到莫斯科來任大使，顯然是要在那些職業外交家從事反蘇諜報工作的時候，與以必

需的指導和有資格的領袖。

我終於明白，原來我在大使館工作，事實上無異仍舊在那個我到莫斯科來以前所工作的諜報機關裏一樣。惟一的不同是：在國內，我是在接受的一方，那就是說，我所服務的機關專門從事於研究和散播自國外得來的諜報資料；而在莫斯科，用一句軍事術語，我是在前綫，在一個實際收集情報的組織裏。

事實上，大使館呈報國務部的全部消息是極端武斷的。有關蘇聯內政外交和一切事情的消息，總是滲透着大使館高級人員如史密斯大使、賓伯樂參贊、一等祕書戴維思和雷哈德等人底極端的反蘇態度。而國務部呢，還要把這些虛偽的報道誇張一番，然後公佈給美國人民。

根據大使館中下級人員之間的談話以及我自己個人的觀察，我立刻發現：大使館底職員如果在工作方面對蘇聯抱着——或甚至想抱着客觀的態度，那末他們一定會馬上知道他們必須改變這種態度，否則的話……他們會漸漸明白，如果他們不改變他們底心思，他們將被召回本國，逐出文官界，這種命運在美國無異等於被判了死刑，因為沒有一家美國私人商行願意雇用一個因「不忠於美國」而被逐出文官界的人。

由於聯邦調查局吹毛求疵的活動，許多美國人被政府所革黜，他們底經驗就是這樣的。這些人被

以莫須有的罪名革職，都無法在私人商行裏找得工作。

我在上文說到有些人對蘇聯抱着客觀的態度，那決不是指職業外交家而說的。他們底態度往往是徹底隱蔽着的。一般的說，只有較反動的份子纔被派到國外去工作。然而我所指的主要是那些多少由於偶然的機遇而到國務部裏去工作的人們。國務部於戰時擴大外交機關，結果這些人便去做事了。他們來自美國大學和科學研究所，雖然國務部當時的確盡力挑選最反動的份子來加以錄用。

艾爾勃里奇·寶伯樂現在是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底參贊，任職已經兩年。他是大使館最重要的人物，他代表着國務部裏的反蘇集團。

寶伯樂有一個特性，那是遇見他的人都能够立刻注意到的。他有時大發脾氣，暴跳如雷，失却了自制力，把旁人嚇得矮了半截。他咬牙切齒地痛着俄國、蘇聯和一切斯拉夫的東西，有時情緒激昂，怒氣衝天，無法自制。

他這種情緒是從哪裏來的，它底背後是什麼，它底心理的根源是什麼——這些我都無法解釋。甚至連對蘇態度極不客觀的史密斯大使，也完全受了他底迷惑。

總之，甚至大使館裏那些刻薄成性，每天受最新的反蘇故事和謠言薰陶的美國人，雖然他們自己有時也是十分反俄和反蘇的，可是也看不慣寶伯樂那種「強烈」的感情，而爲之吃驚不已。

這些美國人習慣於美國外交家底普通的、職業的反蘇主義，這種主義大半是爲了要獲得擢升而採取的；他們很中意喬治·凱南底那種措辭溫和而小心的「意識」。但是竇伯樂却不是他們所能理解的。

這個營養優良、個子矮小、頭腦精密的人物，確是一個擅長欺詐的陰謀大師。他老是笑容滿面，說話時帶一點開玩笑的口氣，歡喜在人家背上親熱地拍一下，使人初見之下，當他是個誠懇正直的好人。好幾個被竇伯樂底陰謀害得捲舖蓋回國的人，還始終堅信竇伯樂是他們最要好的朋友呢。

可是在大使館做過事的美國人，並不是個個受過這個實際上頗爲明顯的人底欺騙的。好些人都看穿了他。事實上，甚至在贊成他底政策的大使館美國職員中，也有許多人憎惡和看輕他。在莫斯科的一羣無所謂的美國人當中，如果誰說起竇伯樂底名字，我們難得不聽到一句輕蔑的批評，或者也許就是一聲譏刺的笑聲。許多美國人就是看了竇伯樂要笑。除了旁的許多才能之外，他同時是個表演家。在集會裏，他定要注意底中心，即使他必須在房間裏當衆把身上的衣服脫光，以吸引大家底注意，他也做得出。他那種油腔滑調、令人突涕的滑稽表演，誰都望塵莫及。

一九四七年秋天，大使館舉行一次化裝舞會，竇伯樂化裝一個馬戲團舉重大力士，穿着一套緊身衣，混身用口紅寫着適當的文句。那天晚上，他獨佔了舞台，不讓旁人也有表演的機會。

在這種場合，如果人家對他笑的話，當然一半因為他是大使館參贊，既然他硬要做小丑，那末爲禮貌着想，不能不對他笑；一半呢，因爲他實在可笑；而更大的原因是他確乎滑稽。可是，如果他歡喜這個角色，他應該有權受雇於馬戲團，而不要受雇於國務部，因爲照我看來，國務部並不是小丑就身的地方。

然而這個小丑事實上已經在國務部底內部升得很高了。

如果他不是天緣湊合，跨進了國務部底外交界，寶伯樂今天也許在美國什麼地方幹下流的政治，或者在執行曖昧的律務。他底收入也許很好，但是名譽却一定掃地。對於他，前者更比後者重要。

但是他那大小敲詐的才能到底能爲國務部所用。正爲了他這種才能，他才受到極大的重視。的確，寶伯樂憑着他底陰謀，對於國務部反蘇集團十分重要，正好像喬治·凱南憑着他底「哲學」一樣。要毒化那氛圍氣必須各種各樣的方式，而寶伯樂便是幹這個勾當的專家之一。

艾爾勃里奇·寶伯樂是國務部反蘇集團底次要人物。過去多少年，他一直未被這個集團全心全意地完全接受，因爲它妬嫉着每一個想擠到他們中間去的新來者。

他開始踏進外交界時，奉命在華沙和布哈列斯特工作，一九三四年才調到蘇聯。他在莫斯科服務了三年半，和洛埃·漢特遜及喬治·凱南建立了堅強的連繫。

然而那時竇伯樂給奧漢特遜的印象，還不够使他担任更進一步的美蘇事務。直到第二次大戰爆發，他才應召返國，而這是對於他的一個考驗，因為那時一般地缺乏受過這種特殊活動訓練的人員。考驗底結果，他果然不負人望，於是在一九四四年他就連升三級，做了國務部東歐事務司底助理司長，後來又做了該司底正司長。

一九四六年，他被任為莫斯科大使館底參贊。

在大使館裏工作的美國人都很清楚，直到最近，主持大使館的是竇伯樂，而不是大使本人；真正決定人事問題和起草拍給國務部的重要電報的，也是竇伯樂。

國務部底永久職員也知道：竇伯樂將終身留在國務部裏，當然將長時期保持着有數的權力；同時他們也知道，大使是遲早要離開國務部的。因此，他們自然更注意竇伯樂，大使倒不是他們最注意的了。

自從他到了莫斯科之後，竇伯樂便極力在俄國人和大使館美國人之間築起一個「鐵幕」來。他這樣做法，第一是因為他卑劣地害怕着俄國人底影響和可能給與他手下人員的感應。

第二個原因是：他如果愈能够孤立他底國人，使勿與周圍的社會接觸，他就愈容易使他們信仰他底反蘇政策。只有在和他周圍的俄國人完全隔離的氛圍中，竇伯樂才能够實行他底「恨俄」計劃，而

沒有引起大使館內部衝突的危險。

我必須要說明，雖然國務部在挑選美國人派赴莫斯科工作時十分細心，一定要他們毫無疑問地忠於國務部底路線，雖然這些美國人在大使館和國務部裏經常受着宣傳和思想訓練，可是還有些心地公正誠實的人漏過「效忠測驗」。這些人永不願接受寶伯樂底歪曲宣傳，也不願協助他底「恨俄」路線，如果他們親自認識了蘇聯人民和他們底態度及目標。

所以，寶伯樂在大使和國務部底全力支持之下，使用直接和間接的壓力，努力防止他手下的辦事員和俄國人發生長時期的接觸。

有時，和俄國人保持長期接觸的美國人在事聞於大使館官員的時候，被叫進去談話，要他們斷絕這些關係，要不然就不給面子，遣送回國。有時呢，他們不過被調供別的職務，或被藉故送回美國。

凡是他在暗中進行的事情，寶伯樂從來不肯公開地去做，因此他有時等着那些違反他命令的屬員因假期或其他事故離開蘇聯，然後在他們不在的時候，他佈置他們底調遣，使他們不再回來。

我底室友伙伴娜麗亞·華絲到柏林去住醫院治病，便不再回莫斯科了。我相信這不是偶然的巧合。

寶伯樂禁止美國人和蘇聯公民維持長期的接觸，但對於那些收集情報的美國特務人員，那自然是

顯著的例外。這些特務人員不但很多廝身於大使館軍事和海軍人員之間，就是在文職官員之間也爲數不少，他們不但可以發展這種接觸，而且積極奉命去做，同時向大使館詳細報告接觸底情形。

竇伯樂用以控制大使館人員的主要方法是一種奸細制度。大凡美國人底活動，他們底政治思想，個人生活、朋友來往，都有奸細經常報告竇伯樂。誰如果對大使館和國務部底政策略有違拂的表示，那末這些奸細就特別注意他們了。有人告訴我，大使本人也是十分信仰這「告密」制度的。

大使館某些官員和雇員底太太，對於這個制度尤其有用處。約翰·戴維恩太太便是個顯著的例子。她處心積慮地鼓勵大使館某些女職員對她「坦白」，然後把她們底反應和從大使館其他人們那兒聽來的談話，系統地告知她底丈夫和竇伯樂。

同時，據大使館衆人底意見，羅勃·馬奇陶夫在這方面也頗有用處。他常常發表親蘇的論調，儼然是一個「獨立的」局外人，這樣他就能夠收集和報告某些相信他的「懷二心者」底態度。

竇伯樂在莫斯科任內，終於把美國外交團裏對他因或種原因而不合胃口的人，完全革除。有時他利用奸細底報告，使他不喜歡的那些人底「忠心」發生了疑問。有時則他利用更不客氣的方法。

大使館裏有一個守衛，工作太努力了。他在下辦公後，總要在各辦公室巡視幾次。他兩度發現竇伯樂底保險箱開着，室中却無人照顧；他兩度申言要把這嚴重的破壞安全問題報告國務部。不久之

後，這個守衛離蘇去度假，便在離職時被調了別的工作——這是完全出人意料。

像國務部「俄國事務獨佔公司」裏旁的人一樣，竇伯樂對於歪曲關於蘇聯的報告這份工作，是十分賣力的。事實上，竇伯樂只報告適合他底政策的消息，那就是誣蔑蘇聯的消息。雖然據我看來，竇伯樂在這方面的工作做得十分淺薄，可是他照樣有人相信，因為華盛頓那些收讀他底電報和報告的人，早準備相信他告訴他們底任何謊話了。他愛這份工作，當他獲得了一件新的反蘇談話資料，或者獲悉了一個可以根據反蘇路綫而加以曲解的事實，他就高興得像一個小孩子獲得了一樣新的玩具。

這個俄國事務「專家」除了足夠向他底廚子表示他要吃些什麼東西之外，甚至連俄文也不懂，至於蘇聯底真相他幾乎一無所知，然而他在華盛頓的讀者對於他這種報告竟會信以為真，這一方面證明那些讀者底無知易欺，另一方面表示反蘇情緒所產生的自我幻想已怎樣深刻地克服了客觀的思想。

我底經驗使我相信，當新的職員自美國到大使館來時，竇伯樂就根據他底反蘇精神開始加以熱誠的訓練，至於這種訓練工作要繼續多久，那要看新來者所表現的反蘇思想底程度來決定的。

從思想進步的大使館職員底談話中，我得到一個印象，那就是：他們有些人覺得——也許這種想法是天真的——如果實際負責大使館政治工作的參贊換一個人，那末整個氛圍也許會不同的。

從我在國務部裏所看到和聽到的關於前任參贊凱南的批評看來，我相信竇伯樂實在是他底合格的

繼承人。

賽伯樂刺激美蘇之間的惡感，其方式和方法完全和凱南底一模一樣。

根據我自己和旁人底經驗，我後來知道大使館送交國務部的一切重要公文是完全由賽伯樂親自編審的。大使館人員都熟知他底政治作風和文章格調；他們知道，如果他們寫的報告不包含二三點反蘇攻擊，如果這些報告底形式和內容不是完全指向反蘇路綫的話，賽伯樂不會讓它們到達國務部的。

爲了急於維持自己底職位和討好賽伯樂，因而討好國務部底統治集團起見，大使館職員都用這特殊的格調來寫報告。雖然信樣，賽伯樂還要根據他自己底創見，在每一份有關蘇聯生活的文件中加添反蘇的解釋。

大使館職員、軍事代表、新聞通訊員以及其他一切人等所收集的消息，也是同樣處理的；只有在賽伯樂贊同了之後，它們才送呈大使簽字，再送到華盛頓去。

賽伯樂和他底大多數同事一樣，並不尊重美國底政治制度，他甚至常常當着他自己屬員底面，對國會和美國大總統發表誹謗的言論。

和國務部其他的俄國事務壟斷者一樣，他寧願看見美國現政府有一天會被一個反共獨裁政權所代替，好讓他那個集團毫無任何牽掣地實施華爾街授意的政策。

可是，一般說來，寶伯樂並沒有什麼獨立的政治信仰；他有的不過是情緒激昂的反動。他憎恨蘇聯，他底機構裏一切其他的態度都決定於這個基本的反蘇原則。

「斐萊迪」·雷哈德（「斐萊迪」是「斐特烈」底親熱叫法——譯者）是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底一等祕書。高個子、黑皮膚、風流瀟灑——雷哈德是大多數美國人心目中的典型的外交家。他祇缺少一只傳統的單片眼鏡。

他最擅長出席「外交」茶會，外交招待會；和別人家付錢的鴉尾酒會。他始終知道對哪些人他應該結交，纔有利於他底前程，他總知道怎樣最巧妙地周旋於這些友人之間。

雷哈德是個脂粉隊裏的人物，深得其中三昧。無論是討好有勢力的老太太，或和二十歲的大姑娘調情，他都同樣來得。

性感是他底本錢。他發現，在美國外交界，成功底祕訣——或至少祕訣之一，是怎樣討好那些有關他底前程的人們底太太的那種藝術。

雷哈德是「喪失了國民性」的美國人底一個良好的例子。他底教育大多是在西歐受的，甚至小學教育也不例外。他說法語、德語、意大利語和俄語，都很流利。他對於美國簡直一無所知，也許他根本不關心美國。他在美國居住過沒多少時候，每年總到瑞士去度假。

如果雷哈德並不關心「庸俗的」美國人，他可大大地關心着「文明的」德國人。他和喬治·凱南一樣，是一個親德份子。戰前，自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一年，他在莫斯科，那時雖然已是戰爭爆發發底前夜，雖然美國政府已一再表示它敵視希特勒的態度，雷哈德却還是和莫斯科德國大使館往來頻繁，認為他們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他是他們底酒肉朋友，而且，說不定暗地裏他還是德國諜報人員探聽美國對德對蘇政策的消息來源。

我們必須根據雷哈德底這些自然的情感關係，才能判斷下述事實底意義，那就是：雷哈德和凱南一樣，被認為是國務部重要專家之一，不但是蘇聯問題專家，而且是德國問題專家。

可是，雷哈德這個人物底原動力並不在於對德國的同情，也不在於對俄國的恐懼，不論這兩點對他是多麼重要。

雷哈德最關心的是他自己底前程。他是一個純粹簡單的升官主義者，無時無刻不在想法往上爬，不管要化多少代價，不管要怎樣卑鄙地去做才得達到他底目的。

莫斯科美國大使館裏誰都知道，雷哈德戰前在這兒時，曾和一個芬蘭血統的美國女孩子熱戀着。同時大家都知道，戀愛底結果是生了一個孩子，可是生下來不久便死了。

然而雷哈德却並不娶她，雖然他無疑是照着他自己的方式愛着她的；因為他想，這個女孩子既無

財產，又無社會地位，他們底婚姻將會「毀滅」他底前程的。我們不懂，爲什麼和一個沒有財產和地位的美國女孩子結婚，會妨礙雷哈德底前程。然而他却會這樣想；這告訴我們：對於有關他前程的事，他是多麼的敏感。

雷哈德踏進國務部外交界，是在一九三七年。一九三九年，他被派在塔林（愛沙尼亞國都）美國代表團裏，那時他就涉獵美蘇關係了。一九四〇年，他奉調莫斯科美國大使館，作一個三等祕書，直到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二年，他被召回國務部，在辦理俄國事務的那一司裏做洛埃·漢特遜底下手。我們可以判斷，他和漢特遜的這種接觸就已經足夠使他立刻爲國務院那個「俄國事務獨佔公司」底反蘇官員集團所收容。

那時漢特遜底處境正困難萬分。我在上文說過，他在一九四一年會正式預言德國將戰勝蘇聯，而且在國務部裏廣泛地宣傳這種看法。

爲了這些預言，漢特遜於一九四二年便變成了國務部裏的笑柄，而且尤有進者，白宮本身也看透了漢特遜要在這緊張的關頭，破壞美蘇之間的關係。於是羅斯福便準備調走漢特遜，使他不得顧問美蘇事務。

漢特遜感覺到這一點，他急於加強那個「俄國問題專家」集團底地位，那怕只限於國務部裏他自

己底小單位，這樣，那末即使他暫被「流放」，他也仍舊能够起作用的。雷哈德十分適合這個目的。他在華盛頓那個司裏，而且他底態度沒有像其他某些蘇聯事務「專家」那末妥協。他是可以被賴以儘量推行反蘇政策的。

這樣，他就被引進了那反蘇集團，從此便是美蘇事務指導人物之一了；他當然還不及凱南、鮑倫、或寶伯樂重要，但將來在這一方面一定是會有重要發展的。

如果我們以爲在這蘇聯事務「專家」底小集團裏，一切都協調，那便錯了。雷哈德厭惡寶伯樂，這是衆所週知的；在和大使館裏最知己的友人談話時，他毫不躊躇地表示他底厭惡。

我們極有理由可以懷疑雷哈德之所以厭惡寶伯樂，是寶伯樂先厭惡着他的緣故。然而，當着面，他們却是最要好的朋友。對於美國對蘇政策，他們無論如何是根本完全一致的。

雷哈德痛恨俄國的程度幾乎和寶伯樂所痛恨的一樣。毫無疑問，他希望用原子炸彈把蘇聯從地球上抹去；在大使館人員之間，他毫不躊躇地明白表示他這種立場。對於任何蘇聯的東西，他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懼。

直到最近爲止，雷哈德指導着新聞股底事務，該股底工作是把蘇聯報紙上逐日的消息報告華盛

在這方面，雷哈德委派一個叫做大衛·亨利的外交家做新聞股股長。這個人據說是雷哈德底親戚。雷哈德處理這項工作時，集中最大的注意於可以曲解的事情，從而盡可能歪曲蘇聯底政策和政治生活。他底報告經常用以在國務部裏支持大使館底反蘇政策，而把一切和這些政策衝突的事實和發展隱瞞起來，不讓華盛頓的國務部知道。當然，他是大使館裏一個重要的官員。

雷哈德底另一個任務是培植他們和外國外交家的關係，希望從這些人那兒可以獲得用以誹謗蘇聯的消息。他在莫斯科是最熱心採訪擦天內容和謠言的人們之一，如果那一次擦天和謠言適合他底報告計劃，他便立刻報告國務部。他這種「外交」才能極受贊賞，因此他孜孜不倦地培植着這種才能。

大使館裏都認為雷哈德極可能還負着在蘇聯人民間做偵探工作的任務。大家認為他和美國軍民兩方的諜報機關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一定接受了它們許多委託，因為這些機關需要懂得俄語的高級外交官。雷哈德極力想取得某些蘇聯公民底接觸——雖然他努力保持秘密，不讓大使館其餘人員知道——即此一點，便足夠證明他底用心了。

他和大使館底領事股也保持着密切的接觸；在這一股裏，特務人員企圖從申請美國國籍的人身上，獲得情報。

雷哈德最近被任為駐列寧格勒領事。在大使館裏，這個職位一向被看作富有諜報工作的意義。可

是雷哈德却並不到列寧格勒去，因為他懶得作種種安排。這是大使館裏衆所週知的事情，雖然大使館捏造給國務部的報告，說是蘇聯當局故意「留難」，不讓他們在列寧格勒設立領事館。

事實上，如果必須等一兩個月才能預備好一所永久的房屋，讓領事館遷進去，那末他們顯然可以在列寧格勒找個臨時的辦公處，先開始工作。然而這不合雷哈德底胃口，因此他就把這件事置之腦後了。

雷哈德被指定住在大使底私邸斯柏沙大廈裏，親自幫助大使處理那所屋子，幫助大使舉行宴會，幫助做其他的「工作」。雷哈德痛恨這個安排，同時徹底討厭大使——這事情，自從在晚會上發生幾次爭吵後，變成了大使館裏普通的談話資料。

雷哈德值得費這末多的筆墨來介紹，因為他是國務部反蘇集團底重要青年之一。剛剛三十五六歲，他已經看得見遠大的前程了；他將在各種職位裏倡導他底反蘇政策，或在莫斯科，或在華盛頓，或在世界底別處。

他將來幾乎一定可以在國務部本身佔據十分重要的職位。他那種把自己推向前去的非常的才能，幾乎保證着他將來的高官厚祿。

雷哈德步着漢特遜、凱南和寶伯樂底後塵，同時正忙着訓練小漢特遜、小凱南、小寶伯樂和小雷

哈德們，準備日後從事於美蘇事務。像他這樣一個人物底牢固地位，最清楚地告訴我們：國務部已經把它底命運交託給一羣致全力於繼續破壞美蘇關係的人們底手裏了。

如果美國不來一次基本的政治改革，同時廓清國務部，那末要想改進美蘇關係是沒有希望的。

雷哈德這種人很清楚：一旦美國和蘇聯再度友好起來，他們底前程將宣告悲慘的結局。因此他們要盡他們力之所及，阻止解決兩國間懸而未決的困難問題，而使美蘇人民永遠互相敵視，直到有一天美國人民決定把這些「外交家」逐離他們底重要職位，而代以視國家利益重於自己底前程的客觀的人物。

在這裏，我不過祇寫到了莫斯科美國大使館裏少數幾個領袖人物，還沒有詳細談到別人，因為大使館裏的重要職位總是由國務部裏的華盛頓反蘇集團底代表們執掌着的。關於國務部底詳細情形，我將在另外幾章裏寫出來。

美國輿論和美國人民幾乎是完全依賴着一個小小的反動集團，聽由它底擺佈；這個集團包括大使館官員和反動的通訊記者，他們壟斷着有關蘇聯的全部新聞來源，而使美蘇人民底利益蒙受極大的損害。

第四章 美國大使館的諜報活動

上文說過，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底工作是要獲得關於蘇聯的有偏見的消息。這工作當然不是在莫斯科計劃起來的。我知道有幾次大使館接到密碼電報，要它收集有傾向性和有偏見的消息，供美國報紙和無線電廣播作活躍的反蘇宣傳運動之用。這些電令是由國務卿或代理國務卿簽字的。

國務部一再督促大使館加緊收集這種新聞，然後通過美國新聞處，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用以進行宣傳，反對蘇聯和它那日漸增長的國際勢力。

這種指令是大胆而無恥的。對於有關蘇聯人民生活標準的事實和資料，國務部底領袖們有一種特別的規定，而且他們暗示，在選定了以後，必須加以竄改和歪曲，以適合反蘇宣傳之用。

有時我覺得我是在一個諜報機關裏做事。就拿我曾經工作過的美國新聞處來說罷。最近兩年來，直到現在，它內部的高級官員幾乎全是職業的諜報人員，這些人無法，或者毋寧說是不想放棄他們做諜報工作的習慣。

這種諜報人員我還記得幾個，如前海軍諜報人員魏利斯和威廉姆斯、前美國新聞處主任曼爾維爾·勒格爾斯、以及約瑟夫·漢生，都是戰略事務局（OSS）底長期雇員。

我看見大使館底職員，在大使館和國務部當局底命令之下，怎樣利用每一個可能的機會，去獲得關於蘇聯人民底生活標準和風紀的新聞，以及有關蘇聯農工業的資料等等。

譬如說，當大使館職員到蘇聯各地去作事務旅行或遊玩性旅行的時候，那末他們就假定回來的時候一定要寫詳細的報告，縝述沿途一切的見聞、和所遇蘇聯人民的全部談話，以及從這些談話裏找出來的消息。甚至一件並不重要的新聞，只要它底性質不利於蘇聯，可以用來作反蘇宣傳，他們也會奉命加以特別着重。

我親自知道，有時大使館職員特別誇張他們旅途中所見的某種缺點，有時呢，他們就干脆捏造一段插曲，藉以歪曲地嘲笑蘇聯生活底某些片斷。

他們所以要這樣做法，是因為如果一個大使館職員底報告或備忘錄裏包括的反蘇謠言愈多，那末他就愈被看重。

在戰時，大使館職員常常藉口和奧德薩、白俄羅斯等地的美國代表及和在烏克蘭的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聯絡，而旅行蘇聯各地，他們有時也到茂曼斯克、阿爾汗格爾、和海參崴去。戰後，他們最後

的目的地大多是海參崴，那兒有着美國總領事館。這種種旅行過去和現在都被利用來獲得惡意的情報。

我可以引證許多例子。然而這裏只要舉出兩個來就夠了。

路易絲·呂克從前做過美國海軍情報部底少校，後來她當了美國大使館底武官，曾到海參崴去過。表面上，她是送外交郵件去的。實際上，她是奉了大使館當局之命，利用這次旅行去收集情報資料的。

她奉命沿途結交朋友，一方面把西比利亞鐵道沿綫的軍事建設一一記下來。她也要收集有關西比利亞和蘇維埃遠東生活標準的歪曲消息，以供在美國作反蘇宣傳之用。

她回到莫斯科後，便寫了一份詳細的報告，敘述路上的見聞。所有她路上遇見的人，她和他們的談話，以及其他許多細節，甚至像火車停靠的大站上的食物價格等，她都一籠腦兒寫了進去。這一切「廣泛」的新聞，完全是用最誹謗的言語寫成的。如我所偶然發見的 呂克編造了好些插曲，繪聲繪形地寫在報告裏，使它讀起來更動人，更有趣。

呂克自己承認，她編造了許多事實。因為在從莫斯科到海參崴的途中，她結識了幾個有趣的人物，整天和他們喝酒玩牌，尋歡作樂。因此，她當然沒有看見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

富利亞士也是值得一提的。他是大使館底三等祕書，他用同樣的方法使自己嶄露頭角。最近，富利亞士到烏拉爾山區、中亞和高加索去作了一次同樣性質的旅行。他在途中也結識了許多人，他極力從他們那兒覓取新聞，然後用最富麗的風格寫出，作成報告，送呈國務部。

這些美國「外交家」不單收集一般的新聞，渲染了之後用於反蘇宣傳。他們同時企圖儘量獲得純軍事性的情報。

譬如說，富利亞士對沿路經過的飛機場和場上飛機底多少，都有細心的記錄。他企圖確定沿途駐軍底地點和實力，以及收集純軍事性質的其他資料。換句話說，富利亞士不折不扣地從事於軍事間諜工作了。

爲便利獲得各種情報起見，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分設經濟、政治、新聞、農業、領事各股；另外有幾股處理技術和行政事務，那是適應以上各專股和職員底需要而設立的。

各股底名字恰好說明各股所負情報工作底性質。例如經濟股專門收集有關蘇聯工業和生產品底實量的情報；它編了一套蘇聯經濟索引卡，凡大使館職員收集的和從蘇聯報章收集的、新聞都登記在內。農業股底工作也同樣地進行着。它收集有關蘇聯過去收穫和未來收穫豐歉的消息。

到領事股來的人往往是無國籍的人，或是現居蘇聯的前美國公民。他們因種種問題而來。有些想

打聽在美國的親戚住址，以便恢復通信；另一些，大多是老人，想知道有沒有方法可以到美國去見他們底兒女。領事股底職員大多是諜報人員，他們底職務在於從這些來客底身上逐漸探出有關蘇聯的諜報消息。

在他們處理一個來客底請求以前，先要由領事股底諜報老手把他詳細盤問一番。他們探究軍隊底駐地、生活標準和情況，以及其他一切有諜報價值的事情——尤其假使那個來客是另一個城市底居民的話。這樣在不知不覺之中，那個申請人已經被變作美國人底消息報告者了。

領事股底官員什麼事都沒有顧忌。他們是否處理那個申請人底請求，完全視他對他們所提問題的答覆是否坦白而定。他們總注意着那些不小心的頭腦簡單的人，巧妙地把他拖進了泥淖。他們故意拖延他底事情，使 he 到領事股多去幾次，然後把間諜工作委託他，而堅持他去完成。

我聽到這種事情，見他們這樣無情地引誘老年人去幹損害蘇聯的間諜工作，我總覺得十分憤怒。他們把這些申請人拖進間諜活動底糾紛，害他們陷於被蘇聯當局檢舉的嚴重的危險中，可是這些領事股底諜報人員却毫無一點惻隱之心。

他們只管一件事情——就是盡力收集情報，至於因此而連累那些通報者，使他們受到無可避免的危險，却不是他們所關心的。

他們對待這些人的無恥的態度，最使我怒不可遏，但是以我在大使館裏地位的渺小，我實在無法阻止這些美國諜報人員底殘忍的活動。

據大使館辦事人員中的友人告訴我，這些假裝外交家的美國諜報人員，寧可使大使館底訪客陷身於間諜工作，而不願親自去做這些工作，因為在蘇聯做間諜十分困難，而危險也實在太大了。

強迫蘇聯公民做間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些美國諜報人員也常常嘆為苦事。這往往使他們處身於不愉快的環境中，結果有時只好匆匆退出蘇聯。

因此，美國諜報人員如果急於討好華盛頓的頭兒們（這些人堅持加強在蘇聯的諜報活動），他們只好設法在蘇聯社會底渣滓中去招募他們底代理人，因為這些腐化份子承襲着對「西方文化」的奴性的崇拜。

當這些甘心為美國人做間諜的渣滓偶然落入蘇聯保安當局底手中時，美國諜報人員就在自己底大使館和莫斯科其他外交團體裏傳播謠言，說蘇聯正在逮捕「無辜的人民」。

天下還有比這更無恥的事情嗎？

當職業諜報人員史密期中將到莫斯科來做大使的時候，他不喜歡前任哈里曼所遺留下來的許多方法。對於哈里曼，諜報工作只是假期中的消遣，而不是職業。史密斯覺得大使館底諜報工作太幼稚和

天置了，因此他大加改革。

史密斯使大使館每一個工作人員，下至一個末等書記，不論他屬於那一股，一致努力於諜報工作。他規定大使館全部人員必須和蘇聯公民建立短期的接觸，和他們談論蘇聯生活底各方面，然後把他們所收集的消息，不管重要與否，寫成詳細的長篇備忘錄。爲了這目的，甚至連禁止大使館人員和蘇聯公民來往的那條規則也鬆懈了些。

史密斯大使和寶伯樂參贊在對大使館職員的談話中，都一致強調：在諜報工作中，沒有一個消息是無意義的或不重要的；一切有關蘇聯經濟和蘇聯生活情狀的細節，都是重要的。

在史密斯和寶伯樂底指示之下，美國大使館官員蹣跚於莫斯科底街頭巷尾和郊外，企圖發現軍事目標底所在地。如果無所發現，那末他們就流轉於市場、商店、飯館、咖啡館和車站等地方，收集謠言和擦天的資料，然後根據反蘇的公式，寫成故事，便當作特務手裏得來的新聞了。而這些新聞就這樣用電報拍給了華盛頓。

寶伯樂參贊有時甚至一定要大使館職員把他們從認識的本市蘇聯人那兒偶然聽來的奇聞軼事寫下來，做成備忘錄的形式繳上去。

這是大使館一個叫做瑪爾塞·赫萊倫的職員底特殊任務，她必須把大小同事繳來的備忘錄做成摘

要。她同時管理着一個檔案，都是大使館職員所收集有關蘇聯農、工、運輸事業的情報。

有些大使館職員，爲了討好他們底上司，自己捏造了中傷蘇聯的「事實」，把它們寫成備忘錄，冒充是在和一個蘇聯公民談話時聽來的。

這一切都摘要存案。在他們寫報告的時候，大使館職員都自由使用這檔案所供給的資料。根據這樣收集起來的談話和零碎資料而寫成的消息，對於蘇聯現實的武斷和歪曲是不難想像的。

也有些思想進步的職員，他們拒絕要他們做諜報工作的企圖。

賽伯樂曾經一再要我寫諜報備忘錄，陳述我底相識者以及我和他們的談話等等。

我曾在奧德薩度假，當我回去的時候，賽伯樂要求我把我的見聞寫成一篇詳細的報告。我拒絕了他，像我以前這樣拒絕過他的一樣；我告訴他我底假期是我自己底事情，我看不出爲什麼我一定要報告他這假期是怎樣消磨的。

有幾個職員對這種工作可真熱心。就拿伊利莎白·伊庚來說吧。她做過新聞局底代理主任。在大使館當局底許可之下，她活躍地到處和蘇聯公民來往。她把她和這些蘇聯人底談話詳詳細細，應有盡有地寫成諜報備忘錄，繳呈大使館底頭兒們。這使她深得他們底歡心。

在回國之後，伊利莎白·伊庚開始在美國反動雜誌上寫文章詆毀蘇聯人民了。她在「皇冠」雜誌

上發表一個很長的故事，冠以「我所認識的俄國男子」這樣一個「風流」的題目。這完全是一篇惡意諷刺蘇聯生活和蘇聯人民的文章。她說了許多她和俄國男子的桃色故事，以及在這些故事中她所發現的「事實」——完全是向壁虛構的無稽之談。

誹謗了蘇聯男子之餘，伊庚又對英勇的蘇聯婦女大施無恥的揶揄。她嘲笑光榮的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婦女在那幾年艱苦和嚴肅的戰爭時期中所穿的服裝，而不知道她們是她們那些在前綫作戰的丈夫、兒子、和未婚夫底堅強的武裝同志，她們不但代替他們在廠裏和田間工作，而且其中許多還活躍地參加了紅軍底戰鬥工作。誰對這樣英勇的蘇聯婦女還敢加以如此輕薄的嘲笑，那一定是個無恥敗德的下流坯。

話說遠了，讓我們回轉來再講美國外交代表團職員底諜報活動吧。美國在蘇聯的間諜工作曾經遭遇一連串狼狽的失敗。大使館底間諜曾經多次被捕；後來，那些在外交護照和新聞記者卡掩護之下活動的職業特務人員，也有好幾個被驅逐出境。可是，這裏必須鄭重指出，美國特務人員在蘇聯境內的間諜活動現在仍在繼續，其勢並未稍殺。

美國底反動的老闆們，通過他們在國務部和軍隊裏的代理人，正對他們在莫斯科的諜報代表增加壓力，要他們加強間諜活動。一切妥協的和被逐的特務人員已由別人代替，而間諜工作則繼續做下

去。

近來破獲的幾件可恥的間諜案，可以用來顯示美國大使館和武官室職業諜報人員所用的方法。喬治·羅拉特在莫斯科大使館裏當海軍助理武官，他是一個極端活躍的美國諜報人員。

在第二次大戰初期，羅拉特在阿爾汗格爾做美國海軍代表團團長。他底任務是幫助蘇聯當局接收美國租借法案所供給的物資。但這不過是他底次要工作。他在阿爾汗格爾的主要目的，在於獲取祕密的軍事情報。

羅拉特在到達阿爾汗格爾之後，便努力實踐ONI（海軍諜報局）所給與他的指令。

一九四三年，羅拉特被任為海參崴美國總領事館底海軍助理武官，那是一個獨當一面的職位。對於羅拉特，這次調遷是高升，因為，尤其鑒於太平洋戰區底重要性，蘇維埃遠東已成為美國諜報機關注意底中心。

羅拉特奉派海參崴後，他設法使在阿爾汗格爾做他翻譯員的愛麗恩·瑪特西絲獲得同樣的委任。羅拉特堅持調瑪特西絲到海參崴去，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她已被他牽入間諜工作，而變成他缺不來的助手了。

如果說羅拉特在阿爾汗格爾執行工作的時候還算相當小心和有所顧忌，而不得不適應蘇聯的環境

境，那末他到了海參崴便不然了。這時他已有相當的經驗，企圖大規模發展他底諜報活動。他爲瑪特西絲在美國領事館裏找得了一個翻譯員的位置。她活躍地協助他工作，和在阿爾汗格爾一樣。

瑪特西絲奉了羅拉特底命令，和紅軍人員、港口工人、蘇輪船長等建立接觸。她想出和尋出對羅拉特有用處的人，設法使他認識他們。

在莫斯科美國海軍代表團職員們底口中，羅拉特是個多才多藝的諜報官員，他表面上假裝對蘇聯友好，使認識他的蘇聯公民對他印象極好，然後在大家碰杯擦天之際，從他們取得祕密的情報。

羅拉特有時能够把沒有經驗的人牽涉於間諜陰謀底密網中。

爲了完成他底目標，羅拉特毫不猶豫地採用敲詐的手段，來威嚇他底某些相識者，因爲這些人發覺了他底是諜報人員之後，都不願被他利用去做間諜。

據我所知，羅拉特在海參崴的工作，深得大使館頭兒們底嘉許。

我早已指出，愛麗恩·瑪特西絲是他在間諜工作中最受信賴的助手。瑪特西絲和她底上司一樣，經常結交蘇聯公民，和他們當中的人做私人「朋友」，慷慨地款待他們，送小禮物給他們。

她在海參崴担任活躍的諜報工作之後，便發覺蘇聯保安機關已經在注意她。在這種監視之下，她感覺心神不安，而且知道有被捕底可能。於是瑪特西絲開始設法回美國去。

但是這已經太遲了。一九四七年，蘇聯保安機關逮捕瑪特西絲，肅清了羅拉特在海參崴所創設的
三 諜巢穴。

這次事件引起了莫斯科大使館，尤其是海軍代表團底空前驚慌，因為那兒的美國人深怕大使館底
間諜活動會因此暴露。

可是，美國海軍諜報機關這次在蘇聯所遭遇的嚴重失敗，並沒有使大使館和海軍股的諜報人員停
止進行他們的不當的活動。

美國諜報機關在蘇聯的另一個「後起之秀」，是海軍諜報組織方面的一個職業軍官，就是助理海
軍武官羅勃·德萊漢。自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他在奧德薩美國海軍代表團裏工作，在那兒他施
展了他底本領。

德萊漢深嘆在奧德薩進行間諜工作底困難，因為蘇聯當局嚴密監視着他，不許他暢所欲為地組織
他底間諜工作。

德萊漢底大功是他在奧德薩海關裏覓獲了一個間諜，那是一個關員，在工作上和美國代表們有着
公事接觸。

據大使館裏朋友告訴我，德萊漢後來當場被捕，並且累及他在奧德薩所招募的那個間諜，那時後

者正到莫斯科來向他報告諜報消息。

蘇聯讀者早已知道美國新聞記者羅勃·馬奇陶夫因間諜罪被蘇聯驅逐出境的事情了。這裏我不過要指出馬奇陶夫底活動，因為他一向是大使館裏的熟「客」，這裏的美國人都認識他。

羅勃·馬奇陶夫在蘇聯住過好幾年。他熟諳這個國家和俄語。他娶了一個俄國太太，因此在這裏取得了家庭關係。

在美國大使館裏，馬奇陶夫被認為是一個消息靈通的人物。他很有用處，極受賞識，因為他有系統地貢獻着有關蘇聯的情報。

大使館人士認為他很有技巧，能够深入任何地方去探聽消息，因為他總是努力給他底蘇聯友人一種印象：他是對蘇聯友好和忠於蘇聯的。

事實上，馬奇陶夫決不是蘇聯底友人。他爲了要交蘇聯朋友，纔帶上假面具說假話，藉以從他們那兒獲取一切情報。

美國諜報官員在麥克格洛——希爾出版公司底僞裝之下，審慎地選中馬奇陶夫，教他收集蘇聯的情報。美國諜報當局很清楚：馬奇陶夫對於蘇聯情形很熟悉，對於諜報的經驗很豐富。

馬奇陶夫盡心竭力地執行美國諜報當局底命令。他經常在城裏間蕩着，企圖深入蘇聯科學機關，

結識正從事新的科學研究的蘇聯科學家。甚至連他所發現的最微小的細節，他都收集了報告大使館。

馬奇陶夫總是假手大使館底外交郵電而維持他和諜報組織的關係。我記得，有幾次正當我值日的時候，馬奇陶夫前來把他底電報交給郵電室，拍發到美國去。大使館藉此鼓勵和幫助馬奇陶夫做間諜工作，而這樣做法正是嚴重地破壞了外交郵電特權。

當我發覺蘇聯當局已經決心終止這種醜惡的情形時，我一點兒也不覺得驚奇。

第五章 美國新聞處和美國的宣傳

在戰略事務局（OSS）之後，一九四二年六月又設立了戰事新聞局（OWI）。雖然它們有密切的關係，但OSS和OWI底任務却各不相同。

雖然形式上OWI是一個宣傳機構，實際上却負着諜報的任務。

OWI戰時的公事是在美國、盟國、中立國和敵國散播宣傳、新聞和捏造的新聞。

新聞記者及無綫電評論員艾爾摩·戴維斯被任爲OWI底局長。

爲了OWI，又組織了一個特別委員會，包括陸軍部、國務部、海軍部和其他機關底代表。

OWI利用它在同盟國和中立國所設的分局和新派駐的代表，推進它底情報和宣傳工作。

OWI除了在國內外進行諜報和宣傳工作之外，它在美國還有檢查書報底任務，同時它又爲美國政府發表官報和談話，像是官方的新聞局一樣。

在國外各美國大使館裏，都有OWI底分局。莫斯科美國大使館裏也有這樣一個組織。在分發美

國刊物和美國影片底偽裝下，它底職員活躍於諜報工作。假裝進行文化和宣傳工作，他們結識蘇聯公民，尋取美國諜報機關所注意的情報。

戰事結束後，OWI和一部份OSS同時移交國務部，另外創設了國際新聞文化事務局。配合這種改組，大使館OWI分局也有相當調整。大使館裏設立了個新聞局，隸屬於國務部底國際新聞文化事務局。

我對於莫斯科大使館這一部份最爲熟悉，它就是衆所週知的美國新聞處（USIS）。這個組織名義上從事於在蘇聯境內發佈美國的宣傳。它在莫斯科維斯寧大街設着辦公處，它底活動受美國大使館底指導。

我在美國新聞處工作了約莫二年半光景。在這時期裏，我和行政及其他重要的工作發生了關係，因而對於這個機關底種種工作和計劃極爲熟悉。

美國官方在蘇聯進行宣傳的二樣主要工具，一是俄文雜誌「亞美利加」（Amerika），一是「美國之聲」電台底俄語廣播節目。

這兩方面所用的宣傳材料，主要都產生於華盛頓和紐約，那兒有一個很大的組織，雇用着許多白俄。

「美國之聲」電台不但利用俄國白衛軍份子做無線電報告員，而且把他們當作俄國問題專家和無線電廣播底顧問。這些專家擅長對蘇聯人民作有系統的卑劣的挑釁，他們所給與「美國之聲」的意見是不難想像的。「美國之聲」不知道它每天用它底白衛軍顧問們造謠中傷，玷污空氣，已使它自己底地位多麼難堪和不利了。

國務部管理美國之聲廣播節目的當局會乞助於這些卑鄙的挑撥者，那是不值得希奇的；國務部反蘇集團頭兒們也和在美白衛軍組織底代表們保持着密切的接觸呢。

在美的俄國法西斯渠魁馮西亞茨基一九四七年被釋出獄，可是刑期並未屆滿，這的確是一個徵兆。他於一九四二年因為德日進行反美的間諜工作，被聯邦法院判處了長期徒刑。

國務部反蘇集團底一員佛蘭西斯·史蒂文思娶一個白俄僑民做太太。靠了這位史蒂文思太太底關係，另一個白俄女僑齊尼亞·巴納絲纔得以進國務部。國務部趕緊把她和丈夫一同派到莫斯科大使館裏去工作。

齊尼亞·巴納絲在大使館裏工作的時候，正是我在那裏的時候。事實上，她是美國白俄方面派在莫斯科美國大使館裏的代表。她底態度是極端反蘇的，她不但對主持大使館經濟股的丈夫有極大的影響，而且十分有效地執行了國務部底命令，向大使館其他職員灌注反蘇的思想。

齊尼亞·巴納絲在莫斯科時，曾告訴我：她底母親和前托爾斯泰郡主住在紐約附近的利特農場上。她和前托爾斯泰郡主也十分接近。她們都活躍地從事於反蘇挑撥工作。齊尼亞·巴納絲底過去不是沒有奇趣的。她本來是奧德薩一家酒店裏的歌女，在俄國內戰時逃往國外。

誰都不能否認美國國務部底「開明作風」，它什麼都可以請來做「俄國問題專家」。這裏我們同時看到一個玷辱她父親英名的前朝郡主和一個奧德薩酒店裏的歌女，肩並肩地在一處當「專家」了。除了做美國外交機關底顧問、從事挑釁活動外，這些受美國當局雇用的在美白衛軍份子還盡着一個同樣可恨的任務。他們居間灌輸反蘇思想，把廉價的勞力在所謂被排擠人民底偽裝下，出口運往北美洲國家，其中不乏被劫持出國的蘇聯公民。換句話說，他們真正幫助着美國反動份子底奴隸買賣。

美國外交界高級領袖底甜言蜜語不足以表示事實底真相。他們那虛偽的談話企圖掩飾他們所給與那被擲於國外的少數賣國賊的援助，企圖掩飾他們利用這些賣國賊來做反蘇活動。

這樣談論「美國之聲」底職員，倒使我離開了文章底主題。

莫斯科美國新聞處指導美國宣傳工作，推進「亞美利加」雜誌底分發，增加無線電節目底效能，同時把工作情形向上級報告；在這些方面，它盡了很大的任務。

不錯，莫斯科美國新聞處有着其他的工作。它企圖利用電影、爵士唱片、以及美國「藝術」樣品等等，實現一種所謂「文化關係」的計劃。

用美國納稅人底錢置辦的這種昂貴的東西，大部份可以發現在各大使館職員底私人收藏品裏，簡直沒有一樣曾經推進什麼「文化關係」。一度用於招待的大量經費也是這樣浪費掉的。

總之，我們應該指出，美國新聞處，尤其是莫斯科分處，浪費了美國政府底錢。昂貴的書籍和其他物品都不翼而飛。有時根據清冊一加檢點，立刻會發現許多事實，然而誰都不敢聲張，以免醜聞外揚。在我到職之前，已經是這樣的了，後來雖然我努力革除這種卑污的風氣，但積重難返，大概現在還是依然在進行着呢。

出版那本「亞美利加」雜誌，化了極大的經費。它完全用光滑的上等銅版紙精印，充滿着複製的五彩照片。這樣做法是大使館所建議的，爲了要使這本雜誌盡量「貴族化」，讓某些「天真的蘇聯公民」覺得美國「有錢」。

據美國宣傳當局所說，這本雜誌是自力維持的，可是他們沒有把編輯、作者等等底薪給計算在它底成本裏。這些薪俸是政府支給的，它們大於出版這本雜誌的一切其他費用。

莫斯科美國新聞處人浮於事，冗員充斥。這主要是因爲支高薪的官吏名義上是這機關底職員，實

實際上忙於私人事務和陰謀活動，而大量雇用屬員來做全部工作。這些人固然確有「任務」，這我將在後文加以討論，但他們並不參加U S I S底名義上的活動。

從美國人民底立場說來，這種濫用公款的情形是決無理由可以辯護的。

莫斯科美國大使館甚至不知道每月送到這兒來的五萬份「亞美利加」雜誌究竟有沒有人讀過。像大使館財物底損失一樣，「亞美利加」雜誌底命運是小心地隱瞞着的，尤其瞞着最後掏腰包的美國公衆。

「亞美利加」雜誌在蘇聯並沒有多少讀者，就是讀它的人也並不十分看重它：這是大使館裏衆所週知的，但是美國公衆却被小心地蒙在鼓裏。

它底文章迎合天真的心理。它把美國寫成一個包在玻璃紙裏密封着、纖塵不染的東西，那裏的農夫手上永不骯髒；那裏的工人在董事會宣佈獲利達百分之五十時，致電祝賀；那裏每個人住在一座有十五個房間的屋子裏，每年拿二千塊錢免稅的薪水，作爲他無所事事底酬報。

它既不能欺騙蘇聯讀者，也不配他們底胃口。俄國人不願被當作易欺的笨伯。

在這種情形之下，當一個俄國人被發現正在讀「亞美利加」，或曾經讀過「亞美利加」，那便是大使館裏的大事了。如果一個美國人在內地旅行，碰到一個俄國人曾經讀過「亞美利加」，那他就要

洋洋灑灑地做一個報告給大使館，打一個專電給國務部，祕密地拿給議員們看。根據了這點，他們得下結論：在那個美國人遇見那個不尋常的俄國人的區域裏，「亞美利加」有極大的銷路。

我知道許多這樣的事情：大使館職員奉命到遼遠的地區去旅行，一切費用都由公家供給，就是爲了要收集這種新聞。他們大多數如果能在莫斯科和海參崴之間找到一個「亞美利加」讀者，那便要自認幸運的了。這種有關俄國人對「亞美利加」反應的新聞，對於大使館是十分珍貴的，因爲它可以用來支持請求增加用於這欺人之事的經費。

據說有幾份「亞美利加」雜誌被人從維斯寧大街的屋子裏偷出去，在「黑市」出售；這件事「被發現」的時候，大使館裏真是轟動一時。他們連忙打一個迫切的密電給國務部，建議應該把這樣的「大事」告訴議員。他們認爲這可以證明「亞美利加」底需求甚大，而事實上呢，這不過表示人們很需要幾乎免費供給的紙張，因爲這種紙張可供各種用途——而它的確是用於各種用途的。

他們告訴國務部，那失竊的幾份雜誌是被「違法以高價出售」的，這話當然是不確實的。事實上，這幾份雜誌是U S I S底一個職員故意放在外面，存心讓人家偷去的。

另一個詭計是：把「亞美利加」普遍地丟在莫斯科全城的垃圾箱裏，希望清道夫和做雜役的婦人會拿去給他們底朋友看。

他們教大使館裏出外的美國人乘了公共汽車，電車和地下火車跑遍全莫斯科，而把「亞美利加」雜誌「忘記」在座位上，那裏也許會有「熱心」的人士發現它們。

國務部底這份「精巧」的刊物有時被遺留在莫斯科公園裏的長椅上。乘蘇聯火車的美國人奉命攜帶幾百份「亞美利加」，沿路把它們分批遺留在車站底飲食棚裏。

如果維斯寧大衛接到一封給編者的信，那末新聞處主任會立刻趕去見大使。如果這封信對某一篇文章表示同意或贊賞（這是難得發生的），那末了。這種信實在太少了，因此，我知道，常有美國職員拿到可觀的賞錢，而代寫幾封，簽上假名，寄到維斯寧街去。這樣，美國政府還得拿納稅人底錢來賞這些稱贊那雜誌的信呢。

蘇聯聽衆對「美國之聲」廣播節目的「反應」，也是這樣收集起來的。

大使館最樂觀的領袖也不相信「亞美利加」底有效性。可是他們對廣播節目却有極大的希望。他們是那末看重它，因而特別助理國務卿、俄國事務壟斷者領袖之一却爾斯·鮑倫設法任命他底小男子却爾斯·戴友去主持俄語廣播材料底編訂事宜。

在這些俄國事務「專家」底想像中，「美國之聲」底廣播節目將成爲千百萬俄國家庭睡前的催眠曲。它好像美國廣播電台向美國人民兜售肥皂那樣，企圖把美國「文化」和美國外交政策「售給」蘇

聯人民。

可是，美國無線電聽衆和蘇聯聽衆之間的重要的不同，却給國務部忽視了。

一個美國聽衆轉掉了一家賣肥皂的節目，轉上另一家電台底節目，可是——真討厭！——又是賣肥皂；事實上，美國電台底大多數節目總是爲肥皂、飲料、香烟等等做廣告，無線電聽衆簡直沒有選擇底餘地。

然而在蘇聯，聽衆隨時可以轉掉「美國之聲」的節目，而轉上一個小歌劇、一次音樂會、一次演講、一個新聞節目、或一個戲劇等等。

沒有一個正常的人會願意收聽用古舊的俄語播講的、天真的、次等的美國宣傳，當他能够收聽由他所歡喜的蘇聯藝術家演奏的音樂會。

事實上「美國之聲」在蘇聯還是沒有成功。它簡直沒有一個聽衆，雖然任何人都可以買一架收音機來儘量常常收聽個不停的。

這種情形大使館是知道的。祇隱瞞着美國公衆。在祕密會議裏，國務部代表告訴議會：廣播節目極受歡迎，蘇聯全國民衆到處收聽。

當然，美國政府底對蘇廣播節目有着更荒謬的地方，而且浪費美國底錢。但如果我們就此認爲它

別無更嚴重的陰謀，那就錯了。

USIS底廣播是美國對蘇政策底一部份。它是一件針對蘇聯和蘇聯人民的武器，控制在那些在國務部內外控制着整個美蘇關係計劃的人們手裏。

因此，從這表現國務部整個活動的較小的區域裏，我們能够看到國務部和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官員所設想和執行的美國官方政策。

爲了推進他們底主要工作，這些廣播故意宣傳美國生活底虛偽情形和觀念，同時向蘇聯聽衆微妙地暗示：祇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這樣的一個「人間天堂」纔是可能的。

例如「美國之聲」廣播對於一個美國工人的訪問。他講到他那有五個房間的新家應。他沒有說他底屋子已經抵押了屋價百分之九十的借款，要三十年纔能還清；如果在這時期裏他失業了，那末他將失去他底家和連帶着家的一切，而被驅逐在馬路上。他沒有講到那千百萬的美國工人，他們把收入底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付了房租，往往還住在貧民窟裏——其中的困苦悲慘是蘇聯人難以想像的。他說他有一輛新的福特汽車。他沒有說他買這輛汽車是分期付款的，如果他失了業，他將喪失他底車子和用在這輛車子上的全部金錢。他沒有說大多數美國工人並沒有新的福特汽車。

總之，「美國之聲」底「訪問記」歪曲和失真地表現了美國生活。國務部廣播所描寫的美國是不

存在的，是在資本主義之下永不能存在的。

「亞美利加」雜誌以同樣被歪曲了的美國生活告訴讀者。這就是爲什麼它底文章描寫着一個不知上進、無所用心的國家，充滿着應有盡有的最優良的奢侈品。

「美國之聲」欺人地描寫了美國底外交政策。在這些廣播裏，美國國務部被形容成一個和平女神，不斷地被一個「贖武」的蘇聯所拒斥。

然而美國爲什麼那末不願意坐下來和蘇聯在會議桌上真正解決美蘇底異見呢？這當然是連美國宣傳節目中最慫慫的說謊者也難以自圓其說的。美國現行外交政策尙有其他許多地方也是難以解釋的，因爲一次侵略的事實勝於千百萬句婉轉阿諛的說話。

事實上，甚至想出這些「聰明」的節目來的最樂觀的美國官員，也不敢想像他們可能使任何較多的蘇聯人民相信美國底現行外交政策是「愛好和平」的，或資本主義是優於社會主義的。

他們知道，蘇聯人民是愛國的和忠心的，尤其是受過政治教育的，他們信仰他們底政府和社會主義。他們知道，絕大多數蘇聯人民是完全不會接受美國宣傳的，一點也不會受他們那完全天真的「路綫」底欺騙。

然而他們還是維持着莫斯科那個U S I S，與其是爲了宣傳，毋寧是爲了諜報工作。

莫斯科 U S I S 底負責人員大多數是受過諜報訓練的，這決不是偶然的事情。

爲哈里曼大使管理這個機構（那時大家知道它叫做 O W I ；戰事新聞局）的約瑟夫·斐利浦斯，畢業於西點軍校，本是一個正規軍軍官，在三十年代却宣告「退伍」，在蘇聯、意大利及其他國家做新聞記者；第二次大戰中，他又重行入伍當上校。自從開始他底事業以來，斐利浦斯顯然始終和軍方維持着密切的關係。當然，如衆週知，「退伍」的陸海軍軍官往往是美國諜報機關底重要開諜人員，而斐利浦斯尤其可能就是這一類人物。

斐利浦斯離開莫斯科後，主持莫斯科 U S I S 相當時期的伊利莎白·伊庚，是一個極端活躍地在俄國人中間找接觸的人物。她假裝和俄國人談「戀愛」，從而獲取情報，報告給美國大使館底某些官員。

伊庚之後，亞爾蒙·魏利斯接長莫斯科 U S I S，直到他於一九四七年年初離去爲止。魏利斯曾在科羅拉多州波爾得地方的海軍諜報學校受俄文訓練。

U S I S 助理主任孟寧·威廉姆斯曾在同一學校受訓。他在「魏利斯醜事」鬧開後，於一九四七年離開莫斯科。

替代威廉姆斯的約瑟夫·漢生曾一度和戰略事務局發生關係。

替代亞爾蒙·魏利斯，主持莫斯科U S I S直到最近的曼爾維爾·勒格爾斯，是美國諜報機關派到莫斯科來「購辦蘇聯書籍」的。

因此，自從莫斯科U S I S在戰時成立以來，顯然它底每一個負責長官是和諜報活動有關係的，或至少是受過諜報訓練的。從U S I S底工作計劃上看來，這當然是不足為奇的，但無論如何，這種情形生動地說明了美國政府心目中的美蘇「文化關係」——甚至那時這兩個國家還正密切地合作着，共同致力於反希特勒戰爭。

我在上文說過，像魏利斯和威廉姆斯那種人，「沒有充份懂得他們底任務」，因此是必須剷除的。他們所以會中選，顯然是由於他們底資格，包括諜報訓練在內；而他們上任後成績不佳，有負厚望，那不過說明選中他們的人看失了眼——這種錯誤是很快就矯正的。

我也指出過，我說起的那些人專門執行上級底命令。但這些上級和諜報活動及諜報機關也有着密切的關係。戴維思、費伯樂、戴友、亞倫等輩，本身就是間諜，和別的間諜有密切的聯繫。整個美國外交界根本就是一個諜報機關。

當我在U S I S和華盛頓國務部工作的時候，我曾和主持這宣傳計劃的最重要人物，包括費伯樂和戴維思在內，討論「美國之聲」和「亞美利加」雜誌底任務。我看到材料是怎樣編訂的，看到自莫

斯科送交國務部的對於U S I S工作的評論。我看到美國間諜活動和「美國之聲」底廣播之間的關係是何等密切。看到這一點的不止我一人。亞爾蒙·魏利斯所發表的談話，不但包括我所列舉的事實，而且還指出了其他的現象。

魏利斯事件顯示了控制「美國之聲」和「亞美利加」雜誌的那些大使館和國務部官員們底手段和目的。

魏利斯於一九四六年奉國務部命令來莫斯科主持U S I S，他天真地以爲他被派遣底目的在於促進蘇聯和美國人民之間的文化關係和接觸。

這真難以索解：魏利斯怎會誤解他底任務，他怎會以爲他底上級會允許他照他自己底見解去做他底工作——總之，他底「政治準備」和思想訓練既這樣不適當，他怎會走馬上任的。惟一可能的解釋是：國務部某些人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因而鬧得大使館裏滿城風雨。它完全暴露了大使館領袖們底手段。魏利斯被革職遣送返國。

情形大概是這樣的：選中魏利斯的人們以爲他既是在海軍諜報學校裏受過俄語訓練的一個退役海軍軍官，那末他當然應該知道大使館有指導U S I S活動的權，知道這件工作底諜報方面的意義，因而瞭解他應守的紀律。

可是，魏利斯雖然在政治思想方面是一個十足的保守份子，他却有一種獨立的氣質，他拒絕依照他上司底期望用他底活動去破壞美蘇底友誼。如果我們爲他底前程着想，那他真是犯了個極端嚴重的錯誤；他相信國務部發言人底公開談話，以爲他們真的希望促進美蘇之間的諒解和文化接觸。他以爲這種談話較莫斯科美國大使館當局所給他的訓令當更具權威（這種訓令和「友好」的公開談話完全背道而馳）。他沒有想像到，這種談話事實上不過是蒙蔽美國人民的一個煙幕，要使他們不知道當局正在進行的反蘇侵略政策。

對於這種「荒誕的天真」，大使館當然是既無法理解，也不能容忍的。

他們第一步努力破壞魏利斯在大使館裏的地位，喚使他自己手下的職員反對他，使他無法指導他自己底機關。第二步，他們「設法」儘速把他「調離」莫斯科。

魏利斯感覺到他們周圍的動靜。他既不是個柔順的人，也不是個懦夫，他盡全力反擊。

當大使館最後通知他，說他已奉調布達佩斯的時候，他辨得出他們底用意——他們要把他調離莫斯科，調到一個較冷靜的地方，然後對他開刀，以免家醜外揚底危險。他拒絕赴任，他向國務部提出辭呈，並且在離開莫斯科之前，對一個美國記者發表一篇嚴峻的談話，批判了大使館當局，暴露大使館裏的職業官員正藉「反蘇主義」和「恨俄政策」來創造他們底前程。

這一來，如衆週知，國務部立刻極力阻止魏利斯底談話大規模傳佈，他們同時發動誣蔑魏利斯的運動。

史密斯大使底態度是認爲魏利斯底被調是由於「他工作不力」——這句話真奇怪，因爲魏利斯在任期內，始終未有過機會做他底工作。

史密斯大使對外把魏利斯事件一笑置之，好像不值得重視似的。對內呢，大使館官員都一致誣指魏利斯事實上是「共產黨員」，那時外長會議正在莫斯科舉行，新聞記者羣集，他們就向記者傳播這一個謠言。

同時，大使館採取「報復」，設法把魏利斯列名於美國保安當局底黑單中，使他永遠不再能夠在美國政府機關裏任職。大使館高級官員在和我及其他人員的私談裏，甚至承認他們這樣做法是爲了要澈底恐嚇任何其他可能的「魏利斯」們。

我個人對於魏利斯事件十分清楚，因爲那時我正在莫斯科美國新聞處，在大使館一等祕書約翰·戴維思每天給我的訓令裏，我看到U S I S怎樣在不受魏利斯管理和指導的情形下進行着它底事務。在好幾個月的時期裏，戴維思以大部份精力從事於誹謗魏利斯的企圖。

我會一再被嚴密詢問我所知道的關於魏利斯在處裏的活動，他底私生活和政治思想等等。新聞處

其他職員也受到同樣的查詢。

從他所提出的問題揣測起來，戴維思正在各方面同時進行。第一，他企圖收集資料，證明魏利斯是個「怠惰的、不良的工作者」。第二，他正企圖取得資料，使他能夠報告大使館當局，說魏利斯是一個親共份子，或確是共黨份子。第三，他正採用他這一類氣質的人所慣用的戰術，指使某些人指魏利斯是一個同性戀者，或者說他和大使館職員有不正常的性關係。最後一種企圖真是窮極無聊而且絕無用處的，因為誰都知道魏利斯底家庭生活是很正常的。

最後戴維思找到了魏利斯在作基輔旅行後所寫的一篇報告。在這篇短文裏，魏利斯完全如實報告了他所看見的每一件事物。在基輔，他曾參觀一個集體農場，會見了許多著名人物；對於這些，除他底真實見聞之外，他沒有增加一句捏造的話。把這樣一篇報告繳去，無異在牛面前舞動紅布。戴維思看了怒不可遏，因為他一直堅持每一報告在送交國務部之前，必須加以「解釋」——當然是從反蘇的立場上「解釋」。在大使館某些拍馬的「專家」底協助之下，戴維思毀謗這篇報告，說它不合格和親蘇。這一個陰謀在調走魏利斯的努力中，確奏極大的功效。

對於魏利斯手下的副主任孟寧·威廉姆斯，他們會加以直接和間接的壓力。他們軟弱硬嚇地暗示威廉姆斯，如果他能夠供給不利於魏利斯的情報，他有希望在魏利斯被調後繼任正主任。

威廉姆斯也犯了錯誤：他想保持中立。結果和魏利斯一樣，他後來就被革職，而失去了在國務部「一帆風順」的機會。

在個人方面，我並不喜歡亞爾蒙·魏利斯，我也不是他底友人之一。然而，他敢於對記者發表談話，揭發——或本該能够揭發——大使館底陰謀和「恨俄政策」，我對此不能不佩服他底勇氣。

魏利斯底談話使他喪失了前程；他不能不在政府之外找尋工作，以謀衣食。這是他企圖和國務部美蘇事務壟斷者交彙的代價。

魏利斯去職後，戴維思親自遴選曼爾維爾·勒格爾斯繼任，他迄今仍舊在職。

勒格爾斯這個人有着管帳員和私人偵探底雙重氣質。我早已說過，他被派到莫斯科去，是爲了要爲美國對蘇諜報機關購置書籍，和收集一切可獲得的文獻，尤其是技術文獻，預備帶到華盛頓去澈底研究，從其中搜尋可能的諜報。極可能他還負着其他的任務。

勒格爾斯在戴維思和寶伯樂看來，確是理想中的人選，因爲他並無獨立的個性。他是個小官僚，也許在國務部之外無事可作；除了奉命而行之外，他永不會自動做任何事情。

他底任務是扮演傀儡，不妨礙人家底活動，執行寶伯樂直接給與他的命令。當然他也有提出建議之權。他底上司覺得他底諜報經驗也許會使他底意見有些用處。

魏利斯被逐後，大使館又把一腔怨恨發洩在威廉姆斯身上，怪他沒有和他們底反魏利斯誹謗運動合作。在魏利斯去職約三個月後，威廉姆斯被叫去談話，他們告訴他：他底職務已被「廢除」，他必須回美國去。

他們沒有告訴他：在他被遣送返國的時候，另一個人正被派來替代他底位置，完全做他以前所被指定去做的工作。至於已經被「廢除」的職務，怎會由一個「替代者」來繼任，那是永遠未曾被說明的。當然，每個人——包括威廉姆斯自己在內——都知道這是驅除他的一種方法。

威廉姆斯目擊魏利斯底前車可鑒，看了牆上的佈告，便屈服了。他並不鬧什麼事，便乖乖的離開了莫斯科，跑到德國去，在美國軍政府担任了一個事情。他知趣地不聲不響，因而救了他底前程。他已經澈底領受了他底教訓。

奉派接替威廉姆斯的是約瑟夫·漢生，他是勒格爾斯底密友。漢生以前曾在美國大使館做過事，大使館裏誰都知道他這樣一個人是決不會有什麼抵抗的。

自從勒格爾斯代替了魏利斯，漢生代替了威廉姆斯，終於直接建立了國務部「俄國事務獨佔公司」對莫斯科U S I S的控制，而再無爭論底可能了。

的確，對於大使館底領袖們，魏利斯從未是任何真正的阻礙，他們還是每天控制着U S I S底全

部事務。他們不過把命令直接發給屬員，同時吩咐他們不要理睬魏利斯底任何建議。可是，魏利斯底天到新開處，無異每天提醒他們有一個美國存在着，這個美國正是「戴維思、寶伯樂公司」希望忘記的；這個美國底人民大部份是獨立的，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意見，不管他們政府底政治目標怎樣；這個美國底人民，雖然其中不乏保守份子，却渴望着蘇聯各民族底友誼。

我早說過，大使館底戰事新聞局和後來的美國新聞處，從在莫斯科開始工作起，便一直掩護着一大羣正規諜報官員。

過去的工作者有斐利浦斯上校、伊利薩伯斯·伊庚、亞爾蒙·魏利斯，最近則是曼爾維爾·勒格爾斯和約瑟夫·漢生。後兩者以前都是OSS底正式職員。他們在USIS的工作不過是掩護他們底活躍的諜報工作罷了。

一九四四年，勒格爾斯正在OSS做資料編輯股主任，這裏集中着有關蘇聯的一切官方文告和刊物。

據大使館裏的傳說，勒格爾斯到蘇聯來，是奉了特別指令，參加技術情報工作的。

當我在USIS充勒格爾斯底行政助理時，我漸漸相信他是利用着他底官職來掩護他底主要工作的。

根據我底觀察，我可以說，他正設法收集有關蘇聯的情報，以送交華盛頓。

勒格爾斯對於蘇聯和蘇聯人民的態度，像大使館一切領袖們底一樣，是極端不友好的。例如我記得在某次談話裏，勒格爾斯曾預言美蘇將發生戰爭，而美國一定可以獲勝。他說那時他極希望能夠再到蘇聯來，做任何一個俄國城市底「佔領軍市長」。那時他將告訴俄國人他對他們的真正態度！在說到俄國人時勒格爾斯毫不猶豫地用最不尊敬的名字稱呼他們。

這就是一個美國諜報工作者底簡單的輪廓，他是被派來領導美國在蘇聯的情報工作的，同時來促進美蘇的「文化關係」。

正當莫斯科發生魏利斯事件底爭執時，華盛頓同時進行着爭取美國宣傳控制權的鬥爭。

當却爾斯·戴友奉派指導俄語廣播的時候，俄國事務壟斷者們贏得了主要的勝利。

當他們設法任命前美國駐伊朗大使喬治·亞倫爲副國務卿，負責管理全世界整個 U S I S 工作計劃的時候，他們又獲得了另一次更嚴重的勝利。

亞倫在德黑蘭時所寫的電報，比那時莫斯科大使館所發出的任何東西更要反蘇得厲害，這樣他露了頭角。由於他在德黑蘭親自干涉伊朗內政，證明了他那反蘇外交家底才能，亞倫纔獲得這個職位，作爲他底酬報。他底前任威廉·彭登，因未能適合辦外交底必要條件，乃被撤職。

莫斯科美國大使館或華盛頓國務部裏某些集團底祕密陰謀——在某種程度上這些陰謀是個人性質的——本來並不怎樣重要，也不值得說起，可是因為它們有着政治意義，因為它們被一個決心不許美蘇和平相處的自私自利的野心集團利用來當作加強它底力量的武器，我們纔不能不予以嚴重的注意。

第六章 美國大使館的投機家

在美國，做生意和投機之間並沒有界限。的確，以最低的價錢買進，以最高的價錢賣出，能合法時就合法，必要時要違法就違法，誠實有用的時候就誠實，不誠實和儘量欺騙更有利可圖時就不誠實和儘量欺騙——這樣並不叫作投機，而是叫作做生意。做生意可以賺大錢，而在美國，賺大錢就同時帶來社會地位。

在美國最重要的東西就是錢，而不管這錢是怎樣來的。在四個美國人中，如果有一個是在法律範圍之內靠「誠實的努力」獲得他底利潤的，那末另外三個人底生財之道，如果由任何其他社會看來，一定是靠了竊盜或劫掠。

約翰·洛克斐勒是完全靠了剝削、欺騙、無賴式的詭計、和竊盜而起家的，這些罪名決不是幾千萬美元的慈善捐款所能洗刷的；然而，如衆週知，他底子孫底社會地位却高於湯麥斯·愛迪生底子孫底地位，雖然後者也並不貧窮。在美國，如果誰能够做對本對利的生意而不做，他便是公認的傻子。

投機深入了華盛頓政府底內臟。據去年揭露的事實，首都某些地位極高的大員（包括杜魯門想委爲陸軍部長的潘萊、總統底私人醫生、以及幾百個「小脚色」），利用政府買賣穀物的機要消息，在穀物市場上做投機。那時因爲大選即將舉行，這些人都被共和黨當作攻擊底目標，但結果並無一人受到任何處罰或真正的不方便。

國外的美國人尤其醉心於投機。在美國本國，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投機是一種職業，而按國民底百分比講來，尙限於較少數的人們。在國外，投機底狂熱似乎風靡了所有的美國人，無論老小，無論貴賤，無論是公務人員或私家行商底職員。自從第二次大戰以來，全歐洲便普遍地是這種情形，現在還是這樣。

有的美國人做咖啡和紙煙生意；有的以賤價或不出錢買進整個公司，然後賣出發財。

每個意大利人知道過去是誰在供給意大利底黑市，現在是誰在供給它。當然每個德國人知道，誰利用他們在雙佔領區的困難和飢荒，逼迫他們出賣祖傳的遺物，換取紙煙和咖啡。許多奧國人都知道，誰在把他們底整個國家買得一乾二淨，而所付的代價又完全是佛琴尼亞和北卡羅林那製造的紙煙。各種美國商人似乎都怕他們今天如果不盡量地幹，另一個美國人會先把生意一氣做光的。

正直善良的美僑看見他們周圍的這種情形，都覺得焦慮不安，但他們無權無能，對它束手無策。

有些美國人想干涉這種情形，往往還沒有開始行動，便遭了人家的暗算，不是被革職，便是被調赴別的地方。有些美國人本來不願做這種買賣，後來却全力以赴，拚命投機，以補償他們開始遲了所受的損失。

在這種氣氛裏，美國外交人員自上到下也完全從事於大大小小的投機事業，是不足為奇的；他們會企圖把這種美國式的道德輸入蘇聯，更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莫斯科美國大使館裏幾乎人人都做投機，不過程度各有不同而已。他們有的憑藉外交上免受檢查的特權，私運蘇聯貨幣；有的利用外交免稅權，輸入酒類和紙煙等免稅貨物，而暗中出售，賺取暴利。

有幾個從事大規模投機的大使館官員，在回國的時候確乎帶了幾十萬元的不義之財，他們往往買了名貴的藝術品，利用外交免稅權出口，以避人耳目，有時則帶現金或支票離蘇。雖然這是大使館裏盡人皆知的事情，但無人因做這種投機而被國務部懲處過；至於那些藉外交護照來去的投機巨頭，更不用說了。

莫斯科大使館本身無法採取行動破除這種情形，雖然表面上常常發表嚴厲的規則。這些規則不過遮遮面子，無人相信大使館裏的投機活動會被根絕的。

爲什麼會造成這種局面呢？

我們只要舉一件事例來講，便足以說明投機繼續猖獗原因了。

一九四七年末，大使館進行調查，究竟誰是投機者，用什麼投機，和投機底結果怎樣。那時蘇聯正實行幣制改革，投機本已不易，而且好處也大不如前了；大使館底調查偏在這時進行，那是值得注意的。換句話說，這十足是一個「賊出關門」的例子。而且，調查底目的並不真要查究投機真相，無非找幾個小脚色爲整個大使館做犧牲，尤其是爲那些徹頭徹尾從事大規模投機的最高級人員洗刷罪名。

大使館、海軍、陸軍三方面各推代表，組織了一個調查委員會，把大使館上下雇員和官員一個個叫進去，查詢有關投機的事情，鼓勵他們舉發美國同事（尤其如果後者是下級雇員的話）。

參加這個調查會的大使館代表，就是莫斯科最高級職業外交家賽伯樂參贊。大使館許多職員明知他是大使館裏最活躍的投機家之一。

例如，有些職員確切知道，當賽伯樂前來蘇聯，途經華沙時，他在黑市以官定匯率十分之一的價格，購進一箱子盧布。他利用外交特權把這些盧布帶到莫斯科，供自己私人應用，同時極可能還脫售換成美元，這在一個接近大使館會計制度的人，自有種種方法的。

和我在同一公寓裏同住過相當時期的一個女孩子，不但直接知道這種交易，而且會據實報告過國務部。因為她知道內幕，賽伯樂見她很怕，終於設法把她調離了莫斯科。

賽伯樂還有其他種種投機謀利的活動，也是大使館裏許多職員所知道的。在這種情形之下，調查自然不會有多大進展，也不會受到多少尊敬。

當這個委員會問到我的時候，我拒絕供給任何消息，因為他們顯然是要把罪名推在幾個職位低微、無力自衛的小職員身上，然後通知國務部，說調查結果已經證明並無「外交人員」從事投機活動。

結局果然這樣。那個被選中的犧牲者是個並不討厭的善良份子，他是牙醫助手。在官方的報告裏，他被正式指為投機底罪魁。另外一兩個人也被控同樣的罪名，他們都被遣送歸國。有「外交官銜」的全部人員都證明無辜，他們留駐蘇聯或別處，迄今仍舊在做他們底投機。

我舉這一個例，因為它顯示大使館最高級官員已深深捲入投機底漩渦，同時由於他們自身的利益，他們無法阻止投機底繼續。這些人既然自己要投機，而且無法避免下級人員底知曉，他們就必須容忍下級人員底投機。事實上，他們往往利用下級人員替他們活動。

甚至史密斯大使也不免參與這可恨的投機活動。他從事於某種曖昧交易，完全有失美國駐蘇大使

這樣一個大員底身份。

有一次，大使館底「萬能博士」、時供大使差遣的的彭德告訴我他做投機底幾次失敗。他說史密斯大使叫他拿去出賣的衣服、鋼筆、和香煙、沒有特殊的銷路。可是他底主人却向他要那些東西底代價。

大使館底信差柴高洛涅告訴我，他常常奉了史密斯大使底命令，去出售金幣——價值十元的美國金幣和十比索的古巴金幣——和錶。他誇稱最近他代史密斯賣出了價值二萬五千盧布的金幣和錶。

這是莫斯科許多美國人都知道的，當然給了大家一個榜樣。

美國人在莫斯科是用什麼方法投機的呢？

第一個方法（這已屬於過去，幣制改革後幾乎已不可能）是憑藉外交特權，私運盧布進口。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之前，外交家旅行到德黑蘭、華沙、布哈萊斯特、布達佩斯、及其他都城，都能在那兒買進蘇聯盧布，其中大多是偽幣。那時兌換率是六十個盧布到一百個盧布換一個美元，而對莫斯科外交官的法定匯率則是十二個盧布換一個美元。這些盧布在外交特權之下輸入蘇聯，用作個人開支，同時也以二十盧布到三十五盧布對一美元的兌換率，賣給其他的美國人。大使館裏有幾個美國人能夠用種種方法，把這些盧布依十二盧布對一美元的匯率退給國務部。結果許多美國人賺了大量美元。

第二，他們把許多商品免稅輸入，不法出售。例如，以一個美元購買一條香煙寄到莫斯科去，寄費已經在內，照官價計算，這等於十二個盧布；這條香煙在莫斯科出賣，大約可得一百盧布到一百五十盧布——等於八元三角到十二元半美元。售得的盧布再換成美元，或者用以買進古物和藝術品，其中不乏十分名貴的東西。

近十年裏，美國人破壞蘇聯出口條列，不法私運了許多俄國神像出口。這些神像後來脫售，他們都獲厚利。

有些美國人——確乎很多——離蘇的時候，行李往往多到二三十大箱和大袋，重達一二噸。這些行李全部享受外交免稅特權，不受蘇聯海關底檢查。

依我所知，在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做過事的美國人，回國的時候簡直個個都帶着名貴的書籍、珠寶、古物、照相機等等。

第三種方法是在莫斯科美國人自夥裏不法出售美元，或賣結其他使節團中做投機的職員。在蘇聯實行幣制改革前，美鈔往往被抬高到官價底六倍。

這些罪狀怎樣可以證明呢？第一，到過這裏的任何誠實的美國人都可以證實這種情形。在大使館工作過的，誰都知道這種情形，誰都認識幾個能隨時以較官價便宜一半的兌換率無限制供給盧布的美

國人。除了這些，還有其他更具體的證據。

例如，如果我們一查大使館官員於一九四六年夏末以前的帳目，就會發現：在戰爭中和戰後幾乎一年半之內，在大使館工作的美國人往往從未經由官方機關（大使館和蘇聯銀行）買過一個盧布，有的雖然買過一些，但數目極小，不過裝點門面而已。

這充份證明了國際黑市活動底存在，因為依照外交特別匯率合法兌換盧布，只有經由大使館和蘇聯銀行這一條路。因此，他們日常應用的盧布當然是從別處依較優的兌換率買來的（如衆週知，大使館人員是最會化錢的）。這等於是在揩美國納稅人底油，因為那時對於在莫斯科的美國人，美國政府根據十二對一的兌換率，一直支給十分高的特別津貼。換句話說，大使館人員藉口官定匯率不合實際，正在騙取特別津貼，這是大使館裏每個人都曉得的。

一九四六年夏末，全部人員奉命依照生活津貼底限額購買盧布。從那時以後的記錄告訴我們，至少在一九四七年年底以前，除了官方規定他絕對必須購買的之外，簡直沒有一個人曾經買進過一個盧布。

以合法手續購進的盧布那時是不够維持美國人生活的。那時美國人都有生活報告呈繳大使館，使它能夠藉以向國務部要求給與莫斯科人員更高的津貼，如果我們一查這些報告，便知道這種情形了。

這些報告對大使館多數人員底生活費用，都列表說明。我們倘加以研究，和他們各人實際上買進的盧布數作一比較，就可以知道他們需用的盧布約有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是合法買進的，其餘都經由投機活動得來。目前，莫斯科外僑底投機還在繼續中，但蘇聯政府底措施已使這種活動大感不易了。

我們還可以檢視最近二三年來外交人員——包括軍事人員在內——底旅行記錄。看記錄，享有外交免稅特權的大部份官員到莫斯科來時，都經由華沙或其他地點，那裏有匯兌黑市。這些外交官幾乎全部時時旅行到華沙、布達佩斯、布哈萊斯特及其他有黑市匯兌交易的地方。他們是集體活動的。往往一個人代表三四個人去買盧布。大使館那些沒有享受外交特權的下級職員，都熟知其中內幕。這引起了極大的不滿和惡感，因為下級職員不得不在這些外交家手裏以較高價格購買盧布。

運交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及其職員的大量貨物，也是一個證據。我想蘇聯海關對於這種貨物必有趣味豐富的數字統計。它們會告訴你，直到最近為止，莫斯科的美國人每一個男人、女人、和孩子，每年收到幾噸甚至更多的貨物。它們會告訴你，每一個美國人平均每月要買一二箱酒，每星期要買二三條紙煙。在蘇聯實行配給制度的時候，美國人所獲得的糧食配給極端寬裕，平均相當於英國配給量底二倍到三倍，而高於每個美國人底平均糧食消耗量——可是雖然這樣，美國大使館輸入的食物竟仍超過俄國配給多多，也許比配給量要多一倍。顯然美國人輸入這些東西底目的，是爲了投機，他們在市

上賣出大量酒類、紙煙和食物。

此外，還有大量傢俱、服裝和日常用品進口。據海關記錄所示，美國人離蘇時，絕無傢俱汽車等物攜帶出口，雖然國務部負擔着這些東西底運費。換句話說，這些東西是在市上賣掉的。

在一九四八年，這種活動衰落了。我們必須鄭重指出，這並不是美國大使館採取任何主動底結果，不管他們怎樣舉行櫥窗式的調查和大吹大擂地訂出嚴厲的規則——因為那些高級外交家既然就是投機圈裏的主要人物，自然無人願意執行這些規則，而且也是不能執行的。投機衰落是蘇聯政府採取主動底結果，它設法阻止了美國人把貨物無限止免稅輸入莫斯科來。

目前，大使館有一個輸入限額，在這限額之內，它可以隨意輸入任何東西。這是個寬大的限額，每年總額達二十萬元——平均大使館中每個男子、女人、和孩子分配到一千多元。

蘇聯政府並不干涉在這限額以內的輸入，但它已經採取步驟阻止以前發生的大量非法輸入。

除了完全免稅的限額外，每個新來者准許輸入他底全部家用物件，往往達五噸或十噸，也是免稅的。此外，外交人員在外交特權之下，至少還可以攜帶至少一噸貨物，而他們的確是都攜帶的。最後，每月到達大使館的外交郵件往往達幾噸之多，其中百分之五十以上是衣服和供大使館人員私人應用的各種物品。

蘇聯政府底措施雖然這樣寬大，可是美國大使館還是企圖把蘇聯政府拒絕准許大使館無限制免稅輸入貨物供投機之用，擴大爲一個國際問題。聽說有幾個人利用蘇聯當局底自衛措施爲藉口，甚至以斷絕外交關係爲威脅。另一些人則訴苦，說如無免稅的輸入，他們簡直無法生活；他們甚至企圖在美國報紙上把這件事情造成一個懸案，把自己描寫成已瀕於餓死底邊緣。

這件事情當然並不是說大使館裏的美國人已經遭遇了任何困難，因爲歐洲國家中目前已經取消糧食配給者極少，而他們却有權住在其中之一的國家裏，那兒的糧食十分豐富，無虞匱乏。問題是：蘇聯政府究竟應否准許莫斯科的美國人藉免稅的不法輸入，實行無限止的黑市活動和投機，因而企圖把他們底資本主義制度的道德和行動，實施於一個視投機爲應處罰的犯罪行爲的社會主義國家裏。

美國人目前從事投機活動底困難一半也由於蘇聯底幣制改革，這次改革使他們再沒有機會在國外購買大量的偽盧布，不法輸入蘇聯，重新出賣。

可是，美國外交家是執拗的，爲了恢復昔日投機活動底規模，只要他們能力所及，他們可能是什麼都做得出的。他們自從做官以來，飲的一向是免稅的威士忌，吸的一向是免稅的紙煙，拿的一向是免稅的生活津貼，住的一向是免租的公寓。但是除了這些，他們還要從事於投機的「商業」交易。在四歐、中東、南美、和非洲的所有國家裏，美國外交家都在從事投機，他們力能強制各國政府允許他

們把美國貨無限制輸入應市。他們認為這是他們無上的權利，他們企圖把這種行爲移植於蘇聯。

我所寫的大多是美國人在莫斯科的作爲，因爲我在大使館做過事，天天晚上聽所謂「黑市談話」，講的都是關於紙煙、衣服、汽車、麵粉等底零售和批發價。全世界所有美國大使館裏都是這種情形，不過熱中的程度各有不同而已——這真是一件可悲的事實。

這個問題是值得佔據這末些篇幅的，即使單單是爲了它顯示了美國外交家道德底墮落。它指出：一個嚴格選派出來的團體，雖然一般說來經濟情形相當寬裕，因爲產生於一個以這種竊盜行爲爲榮的國家，現在已經墮入怎樣的深淵。甚至在社會主義的國土裏，這些人還是無法拋棄他們土生的心理。看了我所引證的事實，可知這些人是怎樣不關心如何無愧於身爲美國人民底代表，以及美國最高級的外交官已經怎樣熱中於投機狂熱，幾乎到了無可救藥的程度。這就是美國駐蘇聯代表們底道德水準。

第七章 美國統治階級爲什麼要這樣耀武揚威

當我回憶在美國的生活，一個悽慘陰沉的印象壓倒了其他一切。我記起報紙上那些粗黑的大標題，它們預言着新戰爭，宣傳着新戰爭，要求着新戰爭。我仍舊聽見那些無恥的戰爭宣傳家底演講，他們踏着郭培爾底脚印，把戰爭歌頌爲最快樂、最賺錢的生意。不管這事情對於我是多麼的辛酸，我不能不承認戰後的美國已經被緊握於空前的戰爭狂之中。

我在職業上並不是一個經濟學家或社會學家，我也不想冒充美國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的「專家」。我所能夠講到的，不過是每個能客觀地和獨立地閱讀和觀察的尋常人所知道的事實。我願意站在一個尋常人底立場上，試來解釋美國底現狀。

自從德日戰敗，戰爭結束以來，三年已經過去了。但是美國底陸海空軍還是維持着動員時期的力量，我們底軍隊名符其實地遍佈在全世界。

戰後的美國正以千百億美元用在軍火上。原子彈工廠繼續在開工。議會已經通過巨額新經費，用

於空軍。美國海軍在多方面仍維持着戰時力量。徵兵法律已經通過，這是美國和平時期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創舉。戰爭費用吞食了我們那龐大預算底大部份。

最後，另一次新戰爭的宣傳已經在美國達到了聞所未聞的程度，這是衆所週知的。戰爭販子不但未受懲罰，反而正受着各式各樣的鼓勵。

我所講的不但是指那些天天在報紙上和無線電中贊美和鼓吹新戰爭的人們，如屈羅·畢亞遜、華德·溫吉爾和阿爾沙潑弟兄等輩。美國政府底首要官員，包括軍事領袖，公開主張不發警告即以原子炸彈轟炸「敵人」，作為「預防」方法。聽了我們那些將軍們底演說，誰都會驚奇地發覺：旅順和珍珠港底陰險例子現在竟變成了美國傳統底一部份，而不是日本底傳統了。

我知道，我底俄國朋友們一定明白這種玩火底危險把戲是決不符合美國人民底精神的。我可以肯定，我底俄國朋友一定能够劃出美國人民和那個厚顏自命代表美國全部人民的喧囂的冒險家集團之間的分野。我所以要揭穿美國戰爭狂底真相和指出它底真正動機，就完全是爲了這個原因。

戰爭販子們用以爲這一切耀武揚威和擴充軍備辯護的理由，是說蘇聯威脅着世界和平，蘇聯要「君臨世界」。可是甚至連國務部裏最著名的「俄國問題專家」，包括那些熱烈擁護美國軍事化計劃的幾個最反動的新聞記者和國務部代表在內，也完全知道蘇聯是不要戰爭的。我以偶然的機緣知道，

莫斯科美國大使館裏最癡狂的反蘇份子，在私下裏也常常承認這一點。

的確，誰能否認蘇聯已經復員了它底作戰軍隊，而復員戰士正工作在田野裏、工廠裏和其他的和平事業方面？三年來，蘇聯已經較前減低它底軍事預算，從沒有通過特別的軍事費用；這你怎能一手掩沒？蘇聯已經預先宣佈十五年到二十年的經濟計劃大綱，宣佈了五年計劃底細節：這你怎能不予尊重？

美國統治集團清清楚楚地知道，蘇聯人民正專心致力於經濟復興和發展——雖然美國政府領袖散播神話，說蘇聯正以大部份國家收入用於備戰。蘇聯軍隊並不像美國軍隊那樣散佈在全世界；他們是在自己底家鄉，在蘇聯。祇有一部份蘇聯佔領軍依照國際協定，暫時駐紮在奧國和德國。蘇聯政府會正式提議在最近的將來撤退這些區域裏的蘇聯軍——如果美國和其他國家底佔領軍也同時撤退的話。最後，蘇聯領袖從沒有在報紙上、無線電裏、或會議席上發表恐嚇性的公開談話。一般的蘇聯公民也沒有這種談話。

因此，俄國人並不要戰爭，蘇聯也並不要戰爭。除非瘋子，無人能懷疑這一點。那末是誰要戰爭呢？美國爲什麼要這樣狂熱的擴充軍備呢？要答覆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從美國社會和經濟制度底罪惡裏去找原由。

自一九二九年經濟危機爆發直到一九三九年，十年內美國陷於連續的不景氣中。工業生產低落。全部工業祇開工了總生產能力底幾份之幾。另一方面，農產品找不到市場，付給農民的價格是低得可憐。

在這整個十年內，始終存在着失業問題，失業的精壯男子達五百萬到一千五百萬，要工作而無工可做，就是想掙一份那個時期內典型的吃不飽餓不死的工錢也不可得。全國情形每況愈下。許多人在挨餓，而收穫則被銷毀；人人缺乏消費品，而生產則被限制。只有戰爭來臨的時候，才使美國經濟飛速前進，利用到了全部生產能力。戰爭是美國資本金底福音，他們發了千百億的大財。幾百家新設的工廠忙着應付戰爭定貨。美國底工業生產力大大地發展了。

然而戰爭結束了，又發生了怎樣的情形呢？戰爭工廠喪失了它們底軍事定單。生產被挫落了。

有些老實的讀者，不知道資本主義經濟底法則，也許會問：「這有什麼關係呢？祇要把戰爭定貨扭轉為和平的民用定貨就是了。讓戰爭工廠為人民生產貨物以代替大砲吧！」這正是蘇聯解決它那工業復員問題底方法。但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事情就不同了。資本家所關心的主要是他們底利潤。一個資本家所要生產的只是某一數量的貨物，而以保證他獲得厚利的特定價格出售。當物價上漲而普通農工底收入反而減少的時候，生產品就沒有市場了。結果是出現了另一次新的危機、新的不景

氣，比我們自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九年所經受的更要惡劣。

這些就是美國那些使全國浸沉於新的軍備競賽中的人們底冒險計劃底根源，就是那些計劃爭取世界統治權的人們底行動底根源。

華爾街底巨頭們想做全世界全部市場底獨一無二的主人。他們夢想消滅競爭者，讓美國貨泛濫於全世界。同時，最後却不是最不重要的：由於美國政府犧牲美國納稅人底血汗，把大量戰爭定單交給工廠，他們底利潤正在飛升，像在那「過去的戰爭時期的好日子」一樣。

我們不應該忘記另一件事情，就是：軍國主義底發展必然使國內的政治制度直接轉變到半法西斯主義或竟純法西斯主義，那時一切活躍地反對美國統治集團底冒險政策的「激烈份子」、「共產黨黨員」和其他不滿份子，都可以用警察行動或逮捕來加以有力的壓制。

如衆週知，在美國歷史上，這一點沒有再比現在證明得更清楚了。戰後美國底特徵是瘋狂的間諜迫害，逮捕無數的進步美國人，通過一連串反勞工法律，和剝奪美國公民底基本政治自由。我不能不爲我們人民覺得辛酸和恥辱，當我必須承認：美國底戰後發展在每一個可怕的細節上，酷似領導德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去的那條發展道路。

也許有人要問：爲什麼儘讓這些新戰爭底宣傳家和組織者在美國這樣活動，而不加以處罰呢？美

國不是愛在無線電廣播裏告訴全世界，說它是民主主義底神殿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要再考查一下美國底某些特點。我在別的地方早已說過，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裏賺了不少錢。華爾街底巨頭們當然是第一個擴大了他們底財產。但其他階級的美國人也得了一部份戰時利潤，如果我們閉了眼睛無視這一事實，那就錯了。這種情形，在某種程度上，影響着美國整個的政治局面。

讓我用具體的例子來證明這一點。

約翰·瓊斯是紐約的一個銀行家。他和他底合股人操縱着全美國底各種企業。他自己兼任着一個汽車公司、一個飛機製造公司、和一個大電影公司底董事。他和廣告業及幾家報紙有密切的關係，他把錢貸給它們底老闆。他是參議員和閣員們底密切的私友，他常常幫他們底忙。

在不景氣時期，約翰·瓊斯底許多公司都虧本，他自己也受到不景氣底影響。在一九二九年，他個人底收入有一百萬元，但幾年後跌落到幾萬元。在戰時，他恢復了不景氣時期的損失，而且比那倒楣的一九二九年以前更有錢了。他個人有投資在內的公司和他底銀行所控制的公司賣給政府的貨物，價值達幾千百億元。

他現在又在賺大錢了，他把活動擴大到國外，在英法德諸國購置產業，在日本和中東獲得堅強的

立足點。他贊成黷武主義，因為化在大炮和軍火上的每一塊錢使他所代表的公司和他自己多賺些利潤。他當然是贊成馬歇爾計劃的，因為馬歇爾計劃保證他在西歐行動底自由，保證他在那裏擴展他底金融和商業活動。他贊成美國底國外經濟擴張和政治擴張，因為這種擴張就代表着他底擴張。他不反對和蘇聯作戰，因為他知道蘇聯有着全世界最偉大的自然資源，他夢想佔有它們。

他知道，只有在美國造成一種戰爭狂，纔能把黷武主義底思想「售給」美國人民。目前正在製造戰爭狂的就是瓊斯及其公司所津貼的報紙，就是他底公司願意拍攝的那些影片，就是由瓊斯底銀行加以津貼和靠瓊斯底廣告費維持的那些電台所播送的廣播節目。他底意見反映於參議員和國會議員底行動上，他捐助着他們底競選經費。

瓊斯不是孤立的，因為美國有幾千個瓊斯，有的比他大，有的比他小，他們全是一個樣兒的想法，他們懼怕着另一次經濟危機，而在戰爭政策裏找出路。瓊斯和他底友人影響着輿論。

現在讓我們把瓊斯放在社會梯階底頂端，再來看「下級」裏的某些人物。

約翰·史密斯在一家工廠裏工作。他讀着反映銀行家約翰·瓊斯底意見的報紙。他底思想被擾亂了，他在政治方面不能辨認他自己底道路。但是他知道，在一九三〇年代，他會流浪街頭，忍飢挨餓，苦不堪言。

他記得，直到一九四〇年他才找到了工作，那時大戰已經爆發了。他每天做正常的全班工作，工資很高，如果工作時間延長，工資還加倍。他現在每週工作三十五小時，但是他知道，如果他底工廠接到戰爭定貨，他將每週工作五十小時到六十小時，幾乎可以拿三倍的工資。他在原則是反對戰爭的，但他完全贊成自己有三倍的收入，即使工作辛苦些也無妨。因此他不願意想到他那工廠在和平時期所生產的大砲將作什麼用處。

琪恩·德歐底丈夫是一個農夫。在一九三〇年代，他們喪失了他們所有的農場，變成了佃農。他們努力工作，他們掙扎着，可是總趕不上賦稅。然而戰爭來了，食物價格漲了，一切農產品都有市場了。德歐並沒去從軍；他以生產農夫的資格獲得免役。他們買了農場，買了新的農場機器，而且在銀行裏放了一萬元存款。

戰爭結束後，農人德歐夫婦開始擔心能不能售出他們底小麥。他們擁護馬歇爾計劃，因為據說馬歇爾計劃就是給他們底小麥找市場的。和約翰·史密斯一樣，他們讀的也是代表瓊斯的報紙，報上都說俄國要發動戰爭。他們並不擁護戰爭，但在上次戰爭裏，小麥底價格可漲得真高！因此他們投票選舉那些實行戰爭政策的人們。

我決不想使大家覺得所有的美國工人都和約翰·史密斯一般頭腦，所有的農人都和德歐家一般思

想。但我們的確還有不少人像他們一樣想法，如果我們忽視這個可悲的事實，那便錯了。這些無知的被欺騙的人們，由於他們底容忍，就使瓊斯們得以爲所欲爲。

無庸說得，美國千百萬其他的人民都明白，在這原子時代，美國作戰無異是民族自殺。每天有更多的美國人民開始明白，華爾街冒險家底不祥政策將領導他們走入怎樣的悲慘境地。他們正開始提高他們底呼聲。我相信這進步的另一個美國將仍舊有它底發言權。可是，在今日的美國，發號施令的是瓊斯們。他們是這個國家底事實上的主人，他們管理這個國家正好像管理他們自己底公事房一樣。政治權是他們底，他們利用來驅策美國在民族自殺的道路上邁進。我覺得這完全和一九三〇年代德國底情形一模一樣，那時希特勒正發動贖武主義的工作程序。

當我現在想起美國，這就是回憶中的主要印象。這就是爲什麼我今天不要住在美國底主要原因，同時說明了爲什麼我決定留在蘇聯這個正用盡方法爭取世界和平的國家，它已經發現它能够沿着和平底道路，不顧一切困難，維持繼續的快速的進步。

第八章 蘇聯給我的印象

我到莫斯科來之前，國務部裏的，告訴我：俄國人會怕我，他們會不願意和我談話。

我到這裏後沒有幾個星期便發現，我所接觸的許多俄國公民不但怕見我，和我自由談話，而且他們都是親切、友好和坦率的人們。後來我漸漸知道，他們都是十分慇懃的；如果我們想一想，大使館每天正執行着它那破壞美蘇人民友好關係的政策，正以大量經費用於反蘇聯人民和反蘇聯政府的間諜工作和敵對宣傳，那末他們底慇懃實在已經超過我和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底任何其他職員有權要求的了。

我到莫斯科之前，有人告訴我：我一到了莫斯科，就無法到市外去旅行；又說：蘇聯當局正竭盡所能不使莫斯科的美國人看到蘇聯底真相和認識蘇聯底生活。

到了莫斯科後，我發現我們不但可以自由涉足莫斯科郊外，不受干涉，而且地方當局以及莫斯科城內城外的旅社、博物院、文化機關、歷史紀念館等等底主管方面，無不儘量幫助和慇懃招待着尋求

協助的外國人。

我發現，好些美國人會旅行於蘇聯各區，不受干涉，而且沿途備受當局底協助和慰勸款待。我自己也曾伴同美蘇友人去觀光過許多城市和莫斯科底許多文化紀念館。我住宿在旅館裏，參觀過許多博物院、寺院和教堂，從未被拒門外，每次都受到最大的照顧。我去觀光過鄉村學校，教師們總是邀我和我們底其他團員去接受他們底熱誠款待，並且告訴我們他們底工作狀況和問題。

我記得很清楚，有一次我在莫斯科附近一個集體農民底家裏吃飯。那時我們出外遇雨，就避在他家裏躲雨。他邀我們入內，請我們吃了一頓飯，有黑麵包、鹹肉、蕃茄、胡瓜、茶和伏特加酒饗客。他告訴我們，他底兒子在前綫犧牲了；他自己也去打過德國人，後來纔回到他底村裏來重建被德國人毀壞的屋子。他說他希望着一個更良好的生活，又說他是怎樣在實現他底希望。他舉杯祝美蘇之間的友誼。在我們告別的時候，他請我們日後再去。

我記得，好像還是昨天的事情：一九四七年底夏天，我訪問奧德薩附近黑海沿岸，那時我在一個烏克蘭人底家裏享受了幾個星期熱忱的招待，臨別主人又慇懃致意，要我下次再去。

我到了莫斯科之後，便發現許多美國人正最荒謬地濫用着蘇聯底慇懃的地主之誼，藉旅行於莫斯科之外的自由作開謔活動。他們旅行的經費都是由政府特別供給的，要他們獲得情報後送交國務部。

這些報告對於蘇聯人民極盡誣蔑，雖然他們會款待和協助過報告底作者，把他們當朋友看待。

最使我憤憤的就是那些口口聲聲說「沒有旅行底自由，不能認識蘇聯生活」的美國人，正是自由地旅行於莫斯科和其他較遠地區的人。如果這些美國人覺得現在旅行已沒有在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時那末容易，那他們只好怪他們自己。蘇聯人民顯然已經知道，這些「客人」來訪問他們是爲了要編造誣蔑的謊言，和從他們那兒獲取情報。

在華盛頓和莫斯科美國大使館，人們都對我說俄國人正準備對美戰爭，以獲得世界霸權。

可是我發現，和我談話的蘇聯人沒有例外地都熱烈期望着永久的世界和平。在和各種生活方面的俄國人談話時，我發現共產黨黨員和蘇聯政府官員完全和蘇聯其他人民一樣熱誠地期望着對美國的長期和平和友好關係。

我覺得俄國人對於美國人都一致地抱着友好的態度，雖然美國政府那些反蘇的官員是那末露骨地敵視着蘇聯。

在華盛頓以及在莫斯科大使館裏，他們告訴我，蘇聯人民正被系統地灌輸着對英國和美國人民的歪曲的知識。

我發現，許多俄國人對於美國的生活、文化和政治都有親切的認識。我發現，許多美國作家在蘇

聯是同樣有名和爲人愛讀，正如在美國一樣。

前些時，一個十六歲的小姑娘來看我。她是我一個朋友底女兒。她問起我美國的生活和美國的文學。她談論着馬克·吐溫、費尼莫·柯柏、齊奧陶·德萊塞、阿普頓·辛克萊、辛克萊·劉易士、約翰·史坦倍克等等美國作家，竟是如數家珍，令我真的驚奇得很。我知道她回去時一定很失望。她本來想向我探問她所沒有讀過的那些美國作家，可是結果她却向我講解起那些我所沒有讀過的美國作家來了。

我發現，普通的蘇聯人民對於美國情況較一般的美國人民對於蘇聯生活，有着更多的準確認識和較少的錯誤認識。我發現，在蘇聯並沒有報紙上的宣傳運動強制蘇聯人民憎恨美國人民，而在美國呢，如所週知，報紙和廣播正竭力進行反蘇聯人民的宣傳。

在華盛頓，人家告訴我，蘇聯人民都「憎恨和懼怕他們自己的政府」。這後來證明完全是謊話。在和幾十個蘇聯人民的談話中，我發現他們對於他們自己的政府、對於共產黨、對於他們底領袖，有着無上的信仰和尊敬。

我要特別指出：蘇聯人民是全世界最熱誠的愛國者；爲了國家，他們好多在前綫和後方冒着生命底危險；他們準備在任何時候再起來保衛蘇聯，打擊任何敵人，不管敵人來自何方。

我發現，蘇聯人民深深地敬愛着他們底領袖約瑟夫·史大林元帥，這一種敬愛底基礎在於每個蘇聯人民都知道：史大林已把他底全生命整個兒貢獻與蘇聯人民，靠了他底見識和決心，他在歷史上空前緊急的關頭把蘇聯從劫難中拯救了出來。

一年前的一個晴朗的日子，我去拜訪莫斯科的一個婦女。她全家住在一個空曠的大房間裏，室內陳設十分簡單。牆上掛着一張史大林元帥底照像。這是室內惟一的一張照像。我問她底父親：是什麼情感使他把這張照像在那裏的。

他堅決而自豪地回答：「當一九四一年十月最艱苦的日子，史大林同志和我都住在莫斯科。許多神經不夠堅強的人都害怕了。他們有的說莫斯科難免要被德國人佔領的。我們都知道淪陷是什麼一會事；從自德國人那兒逃出來的人們處，我們知道蘇聯城市在德國人手裏受到了怎樣慘酷的屠殺和劫掠。我不諱言我那時也有些惴惴不安，可是我堅守着我底車床，因為我明白我所製造的軍火是用在什麼地方的。」

他繼續說：「我們知道史大林同志和我們在一處。他主持莫斯科底保衛戰。當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正在工廠裏；我記得我和工廠裏的其他工人是多麼興奮。我們知道史大林同志正領導我們和數百萬工人和兵士保衛着我們底首都。我們每天工作十二小時、十四小時、十六小時，拚命製造彈

藥。我們不停地工作着，直到我們倒在地。我們就在廠裏睡幾個鐘頭，然後起來再做。我們知道史大林同志在領導我們通過最嚴厲的考驗，走向勝利之路。他領導我們獲得戰爭底勝利。他現在正領導我們獲得和平底勝利。他拯救我們脫離德國底奴役。我並不是一個共產黨黨員，但生活在這樣一個領袖之下是一種特權，我覺得自豪。這就是爲什麼史大林同志底照像在我底家庭裏總佔着一個光榮的地位。」

在國務部裏，有人告訴我：一切蘇聯人民都經常生活在蘇聯祕密警察的極大的恐懼中。這也是一個謊話。根據我自己的觀察和對許多俄國人的談話，我發現他們都覺得自己很自由，而事實上他們的確很自由；他們認爲他們底政府很公正，而事實上這個政府也的確很公正。

我發現，極少數蘇聯人民犧牲了同胞底福利，企圖使自己發財，這些人晚上纔睡不安穩，因爲他們知道蘇聯司法當局遲早會捉住他們，治他們應得的罪。

我發現，企圖出賣蘇聯國家利益的公民——雖然這種人絕無僅有——也是受到嚴厲的處罰的。我發現，佔國民極大多數的正直的蘇聯人民晚上都高枕無憂，都覺得他們底權利和自由極有保障，因爲蘇聯政府正警覺地保衛着他們，使不受犯罪份子底出賣和剝削。

在國務部裏，有人告訴我：在蘇聯，俄國人剝削着一切其他民族。可是我親眼看見的是：蘇聯是

全世界在事實上和法律上維持着澈底的種族平等的惟一國家。

集

全體蘇聯人民，不管宗教、國籍或膚色底區別，享受着同樣的基本權利、同樣的特權，而負擔着同樣的義務。我發現，任何民族底人民都有機會從事任何有益的活動，既沒有歧視，也沒有偏袒。

我發現，在蘇聯這個國家裏，幾十個民族共同和平地生活着，享有發展他們底民族文化的全部機會。

我記得有一個黃昏，我們在莫斯科一家飯店裏慶祝一個蘇聯友人民生日。桌子上坐着蒙古人、哈薩克人、愛沙尼亞人、烏克蘭人、猶太人、俄國人和美國人。他們在一個房間裏吃飯，各自依照着自己的方式享受。每個人都覺得他是全體中的一份子；飯店底門敞開着，並沒有人因為膚色黑、膚色棕或由於種族的偏見，而被拒在門外。有一個坐在一個俄羅斯朋友旁邊的亞美尼亞人，開始辯論起莫斯科和葉列望（亞美尼亞首都）兩地氣候底優劣來。他說話底聲音很高，全房間都聽得到。辯論漸漸進展，講到了俄羅斯和亞美尼亞底一般的優劣。看那個愛國的高加索人底那股勁兒，我相信他們就要打起架來了。辯論後來變得那末熱烈，竟吸引了全廳底注意，甚至驚動了飯店底管理處。那時我轉過身來，却看見這兩個「敵人」正在握手。那俄羅斯人底空着的手裏握着一杯亞美尼亞白蘭地，那美國人呢，高舉一杯莫斯科伏特加，正在碰杯互祝：亞美尼亞人祝的是莫斯科，俄羅斯人祝的是葉列望。

我聽過著名的歌唱家和女演員泰瑪拉·哈儂，她穿着華麗的服裝，唱着十七個民族底民歌。她唱每一支歌時，穿着那一個民族底特殊的生動的服裝。對於我，泰瑪拉·哈儂象徵着中亞民族在蘇聯生活中所獲得的地位。她底歌唱在以俄國人爲主的聽衆中所引起的采聲，再好不過地證明了蘇聯人民是把蘇聯各民族底文化無分彼此地認爲是他們自己的。這同時證明他們欽仰和尊敬着其他民族底文化。

我親自看到，在電影界、在藝術和文化界、在科學界、在運動界、在政治生活和政府活動方面，全蘇聯各處的非俄國人都有同等機會施展他們底創造才能和完成責任重大的工作，完全和俄國人處於同等的地位。

在大使館裏，有人告訴我：蘇聯婦女被暴力驅逐在工廠裏，受人剝削。

我親自看到，尤其當我離開大使館，開始參加蘇聯生活的時候：只有在這個國家裏，婦女纔在事實上和法律上和男子有着同等的權利。只有在蘇聯，她們纔的確做同等的工作，拿同等的工資；祇有在這裏，婦女纔有充份的機會躍升到最重要負責的職位。世界上沒有另一個地方有着那末高的百分比的婦女，在從事於醫藥、科學、藝術、文學、甚至工程方面的工作。

在這裏，我遇見過幾十個在各方面高居要職的婦女。在我底友人中間，有一個女科學家，她是史大林獎金底得獎人，得到過列寧勳章和紅旗勞動勳章。她以科學研究而名聞全國，但她也照顧着她那

兩個孩子的家庭。她底成就也許是例外的，但對於我，她象徵着在蘇聯科學界、技術界和藝術界做着重要工作的千百萬婦女。

我看到，蘇聯政府已經建立一種制度，照顧工作婦女底孩子，使她們能够一方面做母親，一方面有一個職業。

我親自受過蘇聯政府給與母親們的照顧。當我快將生產的時候，我受了幾個月的產前醫藥照顧，一切費用全免。最後幾星期，我不能去醫療處診查，那時就有一個看護派到我家裏來，這和我所認識的幾個待產婦女所受的待遇是一樣的。當我應赴產婦之家去的時候，有一輛車子派到我底公寓來接我。這輛車子是「產婦之家」特為待產婦女底需要而備置的。

在「產婦之家」，我受到完全的醫藥照顧、醫院便利和食物供應——全部免費。我底孩子交給他們管了十天，我自己也受到照料，然而我沒有付一分錢。這並不是給我的某種特別優待，而是蘇聯每一個婦女底權利。在世界上哪一個其他的國家裏，我們能找到這樣週到的照顧？

我那些在美國分娩的朋友，產前檢查要給錢，叫汽車到醫院裏要給錢，住院要給錢，吃東西要給錢，幾乎在那兒呼吸的空氣也要給錢。當她們回家的時候，正在她們最需要避免煩擾和操心的時候，她們接到醫院送來的賬單，要她付五百元左右的賬款。

幾個月前，我去參觀莫斯科的一個孤兒院。主持人是一個四十光景的婦人，她自己有家庭，而很歡喜兒童。她領我去看她所管理的一羣孩子，並且給我爲孩子們介紹。我真難得看見這樣一羣健康和快樂的兒童，都是胖胖的、結實的，忙着、玩着、搭造着——不錯，有時還打架着。他們和有父母的孩子受着同樣的照顧——也許比生活在家裏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扶養。對於我，他們象徵着蘇聯國家對於它底兒童的關心。

在和蘇聯婦女的談話中，我發現她們並不像美國有錢人底妻子那末被迫過着空虛無聊的生活，也不像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工農底妻子那末被迫過着操勞終日的生活。蘇聯婦女知道，不論她們在什麼地方工作，在工廠裏，在農場裏，在辦公室裏或在學術機關裏，她們並不在受人剝削，她們自己可以享受工作底成果，同時她們正對建造一個偉大國家和一個新社會給與偉大的貢獻。

在國務部裏和在大使館裏，有人告訴我：在蘇聯，只有「特權階級」底兒女纔能獲得高等教育。我發現，任何蘇聯青年只要入學考試及格，就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事實上，大多數學生是國家供給公費的，他們可以專心向學，不必害怕經濟困難會迫他們半途輟學的。

我發現，只有在蘇聯，工人在散工後可以在自己廠裏上學，靠着國家底公費，成爲工程師和技術專家。

當我分娩後在家休養的時候，有一個婦人來幫我料理家務。她出身農家，是一個樸實、愉快和誠實的人。她丈夫在莫斯科一家工廠裏做工。他們是一個普通的俄國家庭，和蘇聯千萬個其他的家庭一樣。她有三個孩子：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她底兒子參加戰爭，得了幾個勳章，現在在莫斯科大學讀物理。他立志要做一個研究工作者。他底前面是悠遠的艱苦工作，但他獲得了公費，能够自立，並不是家庭底一個負擔。像上萬的其他蘇聯學生一樣，他在研究底整個過程中，將始終維持自己的生活。她底一個女兒，她告訴我，已經修畢音樂學校底課程，目前正要進莫斯科公立音樂專門學校，希望成爲一個音樂會裏的鋼琴演奏家。第二個女兒還在中學裏，但正計劃着進外國語專科學校，目前已經精通英文了。一天她會來看我，實習她底英語。

我親自觀察到，蘇聯人民所以熱心教育，是由於他們知道：當他們充實了自己，足以負擔特定的工作的時候，他們將始終能立足於社會。他們知道國家需要他們，國家保證他們在他們自己的職業範圍裏的工作。他們不像美國人和其他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永遠無須害怕失業和自覺無用的感覺；不像美國人那樣失了業便得依賴政府底些許津貼或私人慈善事業過活，要不就得餓死。

我親自能够看到，只有在蘇聯，年老的工人可以充分地繼續工作，知道他們永遠不會被開革，把地位讓給年青力壯的工人。只有在這裏，每個人都知道他總有工作做，只要他願意做和能够

做。

我親自看到，在蘇聯每個公民能够免費獲得醫藥照顧和住院治療。很明顯，蘇聯工人生活得很有保障，知道沒有疾病和不幸事件會剝奪他們底家庭和儲蓄，使他們流落街頭，貧窮無靠，欠債滿身。蘇聯沒有一個工人曾經不得不依賴慈善的醫藥救濟。

在大使館裏和在華盛頓國務部裏，有人告訴我：蘇聯底生活水準是全世界最低的生活水準之一。又有人告訴我：蘇聯所受的戰爭破壞是那末重大，倘沒有美國底借款，那末要重建被毀滅的城市和鄉村，使廣大的國家重新站起來，非數十年不可。他們也說：蘇聯政府正把主要的力量用於生產軍火，預備發動一次新戰爭。

當我到了蘇聯，我看到了莫斯科任何其他美國人所能親自看到的一切——假使他是願意去看的。我發現，雖然戰爭底損失萬分嚴重，但早在一九四六年，俄國人就已日漸比歐洲其他人民獲得較多的食物，過着較寬裕的生活了。我發現，俄國人並沒有挨餓，他們人人穿暖，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做。

我能親自看到，俄國人在戰前曾用怎樣的巨力建設莫斯科，他們把一個革命前滿是木屋和栗石路的大而無當的鄉村，轉變為一個廣大的現代都市，其中有着壯麗的林蔭路和廣場，有着宏大美觀的公

寓房子，有着全世界最新式的地下鐵道，有着保有最新式實驗室和設備的宏大教育機關。

我發現，早在一九四六年，戰後復興工作已經有極大的進步。我看到物產底大量增加，雖然蘇聯底經濟復興並未受到外界的援助。一九四六年蘇聯空前大旱；我看到那年冬天蘇聯人民是怎樣強韌地應付那艱苦的環境，和充滿着對於未來的信心。我看到這些希望是怎樣地實現了，從此以後，工業和農業是怎樣地飛躍進步，爲世界任何其他國家所未聞。

我看到，在一九四七年，蘇聯怎樣廢除了糧食配給證，一下子成爲歐洲惟一沒有糧食配給制度和黑市的大國，人民個個能獲得豐富的食物。

我看到，蘇聯物價怎樣在常常下降，而在全世界任何其他國家，物價却正在繼續高漲。

不久以前，我參觀莫斯科附近，在伊斯特拉區裏的一個村莊。這個村莊曾被德國人焚爲平地，在他們離去的時候，全村不剩一座房屋。現在呢，竟不容易尋出一點破壞底痕跡來。在蘇聯政府底幫助之下，過去有房子的地方都造了新屋，而且往往比舊屋造得考究。在經過許多烏克蘭城市的時候，我發現破碎的房屋是在怎樣迅速地重建着。城市中的居民很多在公餘空閒的時候，自願參加復興工作。

在莫斯科，我每天能夠看見些新的東西。從家裏窗中望出去，我看得見新的街道在鋪設。全市到處在植樹，在開闢公園。離我家不遠，有一段新的地下鐵道正在建築中，大概今年便可以開放一大部

份了。

我底朋友告訴我，他們公寓裏現在有煤氣了。他們已經拋棄過去不得不施用的普拉莫斯打汽爐和電爐。在街底下端，正有一個新的公寓在建築中；全城到處在建造這種屋子，不下數十幢之多。千百個家庭不久就可以遷入舒適的現代公寓中去。新的現代公共汽車駛行在我們底街道上，而新的蘇聯汽車也一日多一日了。

我看到了戰爭工業恢復爲製造和平時期物品底具體效果，戰時生產坦克車、大砲和軍火的工廠，現在製造着蘇聯汽車、曳引機、新的火車頭。我看到了新的消費品怎樣迅速地出現在市場上。我看到蘇聯政府是怎樣重視擴大和平時期的生產。

幾個月前，我經過白俄羅斯車站，我看見從德國退伍歸來的勇士。他們回來將到工廠裏和農場上去工作，有的將進學校去讀書。他們都滿面春風，笑容可掬。

在另一方面，當我在大使館裏的時候，我知道美國人正在蘇聯四周建立基地，正在不斷以戰爭威脅蘇聯，正在繼續增加龐大的美國海空軍，正在實施陸軍的徵兵制——企圖這樣壓迫蘇聯不斷擴大它底軍事生產，因而延緩和平時期工業底進展。甚至在我這樣一個沒有經驗的觀察者看來，這種嚇詐顯然並沒有成功。蘇聯政府力足以維持應付這種示威行動的武裝力量，而同時實行戰後復興和發展民用

農工業的五年計劃。

西歐國家所受的損失，比了蘇聯境內的可怕的破壞，真是微不足道，可是它們却像窮親戚那樣低聲向美國請求「援助」。它們接受了援助，而根據援助底條件，它們把人民永久置於美國底經濟剝削之下。蘇聯呢，在另一方面，却走着自尊和獨立的道路，它非但成功地應付了自己的問題，而且還幫助着那些也不願依靠美國國務部的盟友。

當英國人和法國人像可憐的乞丐一樣伸手乞討美國國會底佈施的時候，俄國人却昂首努力前進。我個人是寧可餓死，也不願排隊擠在人家廚房口乞取殘羹冷餅的，因此我歡喜和欽佩蘇聯人民底勇敢、獨立和有辦法。他們不但拒絕在自由人所不能接受的條件下的外來「援助」，而且比那些接受美國施捨的卑躬屈節的國家吃得更飽、穿得更暖。

在大使館和在國務部裏，有人告訴我：俄國人是「未開化」的，是「野蠻」的，他們不「懂得西方文明」。我發現事實剛好相反。不但我所遇見的俄國人在智慧方面發展得比一般美國人高得多，而且保存和發展了西方文明底真正價值的國家正是蘇聯。俄國人不但熟悉西方藝術、文學、科學和文化，而且幾世紀來對於西方文明有着最重要的貢獻。這種貢獻正在川流不息地增加着。藉着他們底深奧的知識和理解，蘇聯人民正繼續富豐地貢獻於西方文化，這種貢獻產生於蘇聯各民族底獨特的偉大

文化中。

正是在蘇聯，知識階級拒絕在藝術、文學、音樂、建築、哲學、和文化底其他部門方面，盲目地採納那些流行於西歐國家和美國的墮落的規範。只有在蘇聯，這些人類努力底各部門纔沒有走入牛角尖去。要知道在蘇聯，古典的珍物是被怎樣小心地維持着，使勿受一切攻擊，那末最好請看共產黨最近對於蘇聯音樂所發的聲明。他們期望作曲家們回到俄羅斯和其他西方國家底偉大的作曲家們底遺產去，寫出真正的音樂，而不要走形式主義的路，以免結果寫出像亨德米斯（德國現代形式主義作曲家）那樣格格不能入耳的，毫無意義的音樂來。

如果世界音樂界果然出現一個新的貝多芬或恰伊柯夫斯基，那末他一定出身於蘇聯底作曲家之間，而決不會出身於美國、英國或法國底頹廢派音樂家中。

只有在蘇聯，文化和宣傳底大衆化工具——報紙和無線電——纔沒有被用來向讀者和聽衆強迫灌輸文化垃圾底美學標準。

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的無線電廣播節目是和蘇聯有着同樣高的標準的。當我病在床上的時候，我每天差不多要聽十二小時蘇聯廣播。精彩的音樂演奏、趣味盎然的演講、集體農人底節目、蘇聯兒童底節目、莫斯科各劇場所轉播的戲劇、從我丈夫底戲院中轉播出來的小型歌劇——一小時一小時地聽

個不完。這一切都在我底房間裏。大多每天有三種不同的節目——可是沒有廣告和廉價音樂，也沒有
人想賣肥皂、髮漿或福特汽車；沒有描寫混亂的家庭生活的、玩弄感情的戲劇，聽了兩小時用不到像
在美國那樣必須吃頭痛片。

我住在蘇聯還不算長久，上述種種便是我所獲印象底一小部份。

我不想冒充美國所謂俄國問題的「專家」。我不想冒充任何東西。我只是一個美國婦女，爲了親自觀察纔來到這裏，後來就認識了蘇聯人民。我所講的種種，任何其他開明的美國人或別的外國人都能在這裏觀察到，都能懂得，而且都能寫出來，祇要他或她有說老實話的勇氣。

我在蘇聯住了這末一個比較短的時期，所獲得的印象所指的並不是生活底某一部門，而是對於整個蘇聯生活的一種感覺。

我覺得我現在所住的這一種形式的社會，其進步性的超過資本主義是更大於資本主義的超過封建主義。

我親自看到，蘇聯是剛在發軔時期的一個新型社會；在社會主義之下，人類進步底遠景顯然是無限深遠的。

這的確是事實；美國目前所生產的汽車多於蘇聯所生產的。

可是這是一個更重要得多的事實：在文化和經濟方面，蘇聯進步底速率遠在美國之上，甚至在美國資本主義成長底黃金時代，進步也無法迅速。

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實：蘇聯是年青的，它健康而有生氣，它底前途無量，它正在發展中；而美國則十分混亂頹廢，政治腐敗，被控制在少數領袖底手裏，他們決心把國家領導到毀滅之路，一步一步踏着德國底覆轍。除非及時加以制止，這一切會使美國踏上自殺底道路。

最後，這是一件重要的事實：在蘇聯，每個人，不管他生活中的地位怎樣，都有權展望他底未來，心平氣和地知道每年他將生活得比前年更好，知道他正出力爲人類創造一個新的時代——這個時代，他底孩子，或許他自己，將能親自看到。

作爲一個母親，我展望着我底兒子將生活在怎樣的一個世界裏；作爲一個母親，我知道未來是屬於蘇聯的，而我底兒子在這裏將比他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生活得更豐富、更良好、和更完美。我知道，在這裏他長大時將接受最好的教育，而無須像我過去那樣去爭取它；他無須在不景氣時期躑躅街頭，找尋職業，因爲蘇聯決不會有不景氣時期，不管它底敵人怎樣努力創造它們；他不會變成軍火大王和煤油獨佔資本家底砲灰；他和他底蘇聯同胞一樣，將是一個自由人，將參加人類有史以來所會從事的最偉大的進步運動。

我高興住在這裏。我底兒子生在蘇聯，我很快樂，因為他所獲得的遺產將是豐富的。我感激蘇聯那末慷慨地給予我的款待，這一方面是為了我自己，但更是為了我底兒子。

